宋本
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禮記 七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九

玉藻第十三○陸曰鄭云以其記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貫玉爲飾因以名之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録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爲之貫玉爲飾此於別録屬通論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藻本又作璪音早旒力求反邃雖醉反深也注同延如字徐餘戰反字林作綖弋善反卷音袞古本反注同○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端音冕出注下諸侯玄端同朝直遥反篇內除下注朝之餘皆同闔胡獵反扉音非一本作則闔門左扉　疏　天子至其中○正義曰從天子玉藻至食無樂此一節捴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天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前後邃延者言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故云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注祭先至作袞○正義曰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故也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黄次玄五采玉既質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緑皇氏沈氏並爲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延冕上覆也者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爲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板相著爲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

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今刪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按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云玄表纁裹者纁是朱之小別故周禮鍾氏云三入爲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裹與此不異云字或作衮者按司服作衮字故云或作衮冕字或作衮也但禮記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是也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注端當至武王○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按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尙質按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玄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按書傳略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事儀云冕而執鎮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此云朝日於東門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遙繼門而言之也云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者以朝事儀云朝日東郊故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文按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

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仭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以知之玄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於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大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按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按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爲非以左氏告朔爲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蜼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按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大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注曰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按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主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其義非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餕音俊**五飲上水漿酒醴酏**上水水爲上餘其次之○酏以支反**卒食玄端而居**天子服玄端燕居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瞽音古上時掌反哀樂音洛**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損也

疏 皮弁至無樂○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每日視朝皮弁食之禮遂以食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日中而餕者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奏而食者言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尚奏樂而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朔月大牢者以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按鄭志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荅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鄭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按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禮鼂云四方來會助祭也又云諸侯舉以特牢祀以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按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令奏鐘鼓鄭注云大食朔月

月半是也周禮云飲此以下五飲亦非周法也○注其書至存者○正義曰經云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故記動經云言則右史書之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也尚書雖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爲少也周禮有五史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熊氏云按周禮大史之驗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覲禮賜諸公奉篋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紀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御瞽幾聲之上下○御者侍也以瞽人侍側故云御瞽幾聲之上下幾察也瞽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若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天子素服乘素車者此由年不順成則天子恒素服素車食無樂也若大札大災則亦素服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己之義故素服此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若其臣下即不恒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玄端素端注云素端者爲札荒有所禱請也 ○

諸侯玄端以祭 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 裨冕以朝 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裨婢支反鷩必列反毳昌銳反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皮弁下天子也○大音泰後大廟同下戶嫁反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 朝辨色始入 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辨如字徐扶免反別彼列反 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 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復扶又反 夕深衣祭牢肉 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挾戶頰反 朔月少牢五俎四簋 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一簋而已○

簠音甫本或作簋䐿也音胃 子卯稷食菜羹忌日貶也。食音嗣 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庖步交反徐扶交反下同。 【疏】
諸侯至同庖。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食飲牢饌之禮與天子不同
之事。注祭先至子同。正義曰知祭先君者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云
端亦當爲冕者以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爲玄冕
云唯魯與天子同者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熊氏云此謂祭文王
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故公羊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羣公不毛是
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立始封之君廟則
祭微子以下亦玄冕。注朝天至毳也。正義曰知朝天子者按覲禮云侯氏裨冕鄭注裨之爲
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是以揔云裨冕。注皮弁下天子也。正義曰以天子用
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此諸侯聽朔於大廟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唯大享
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大廟穀梁傳云諸
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
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
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
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
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注朝服至三朝。正義曰按王制云周人玄
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
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
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云此內朝
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者以下文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云天子諸侯
皆三朝者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注云此
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灋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是三也諸
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與此視朝
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謂爲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
者對路寢庭爲外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
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已具於文王世子疏。注羣世至門也。正義曰應門之內則路門之
外謂尋常諸侯中門爲應門外有皋門若魯則庫雉路入者則入雉門也。注釋服服玄端。正
義曰此經文據君故服玄端也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注食必至魚腊。正義曰此經云朝
服以食謂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著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然則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

寢釋服至將食之時又朝服互相明也云三俎豕魚腊者約特牲禮故知豕魚腊也○注祭牢至相挾○正義曰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言餕則諸侯亦餕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肉以諸侯之夕挾天子日中故云互相挾○注故云異於始殺也云互相挾者以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言夕天子五俎至而已○正義曰知五俎加羊與其腸胃者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五此皆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云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一簋而已者以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粱稻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注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且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以注云稻粱以簠宜盛稻粱故以四簋爲四簠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按公食大夫禮簠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其常食異於禮食又禮食其數更多故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八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又聘禮饔餼上大夫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是其數多也其諸侯按掌客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八簋故祭統云八簋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然則諸侯六簋祭統諸侯禮云四簋黍稷者見其偏於廟中不云六簋二簋留之厭故也大夫祭則當四敦少牢禮是也士則二敦特牲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秦詩云每食四簋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注忌日貶也○正義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爲飯以菜爲羹而食之故云忌日貶也○注不特殺也○正義曰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舉諸侯天子可知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故謂祭祀之屬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遠于萬反踐音翦子俴反出注○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至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爲于僞反下皆爲猶爲明爲爲失皆同夏戶嫁反

疏君無至不舉○正義曰自此以下終篇末或論天子或論諸侯或論大夫士所爲尊卑之異隨文爲義無復摠科今各隨文解之○注故謂祭祀之屬○正義曰此君非一據作記之時言之此君得兼天子以天子日食少牢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大略此文謂諸侯也○大夫無故不殺羊者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故知此據諸侯大夫言祭祀之屬者若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故云祭祀之屬○注踐當爲翦○正義曰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刲羊擊豕是也○注爲旱至成

也○正義曰此謂建子之月至建未月也者按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爲災者據周正言之既言秋七月不雨云不爲災明八月不雨則爲災此據文十年自正月不雨故云謂建子之月也按僖公三年傳云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此經直云至于八月不雨不云初不雨之月鄭必知自建子之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爲說云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者按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甯云喜其有益也則春秋經諸書雩皆是得雨不得雨曰旱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然傳云至秋七月不雨不爲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則是周之夏也建卯建辰建巳之月而書大旱者至秋仍不雨而追書于夏故云夏大旱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搢本去珽荼珮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般則關恒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衣於既反注君衣布同搢徐音箭又如字去丘呂反下剮去同珽他頂反荼音舒笏音忽遮支奢反

疏 年不至車馬○正義曰前經論天子素服素車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君衣布者謂身衣布衣也搢本者本謂士笏以竹爲之以象飾本君遭凶年搢插士笏故云搢本○關梁不租者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課稅此周禮般則雖非凶年亦不課稅也山澤列而不賦者列謂遮列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有損傷於物不賦斂也○土功不興者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二鬴則猶興土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注若衛至不征○正義曰按春秋閔二年狄入衛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國之破亂與凶年同故引之云般則關恒譏而不征者按王制云關譏而不征譏謂呵察但呵察其非不征稅王制是殷禮故云殷也

〇卜人定龜

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射音亦周禮作繹爾雅作謝

史定墨

視兆坼也○坼敕白反

君定體

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疏 卜人至定體○正義曰此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定龜者按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雷右倪若定之者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雷之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下從周禮占人注云墨兆廣也但拆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爲豐拆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

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亹也是大坼稱爲兆廣小坼稱爲兆亹也○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注視兆至無害○正義曰此尚書金縢文以武王有疾周公代其請命卜得吉兆周公爲此言也

○君羔幦虎犆 幦覆苓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齋車之飾○幦音覓徐苦狄反犆依注音直下同苓本又作軨音零緣尹絹反後文注皆放此齋側皆反下文注皆同

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疏 君羔至豹犆○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注幦覆至之飾○正義曰苓即式也但車式以苓爲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轛式之犆者衡者也此云幦覆苓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複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幦是覆笭者少儀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是也云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者按論語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故讀如之云此君齋車之飾者以大夫及士皆云齋車故知此君齋車之飾此經或有齊字者若誤也若有齊字鄭不須此注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幭以虎皮爲幭彼據諸侯與玄衮赤舄連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幦者當是異代禮或可詩傳據以虎皮飾臂謂之淺幭也○注臣之至同飾○正義曰據此注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

○君子之居恒當戶 鄉明○鄉許亮反○ 寢恒東首 首生氣也○首手又反注同○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敬天之怒○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下衣布同又如字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 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盥音管靧音悔櫛則乙反樿章善反禨其既反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 刷去垢也○絺丑疑反綌去逆反刷色劣反垢古口反○

出杅履蒯席連用湯 杅浴器也蒯席澁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杅音雩蒯苦怪反連力旦反猶也注同澁所戢反便婢面反

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進飲亦盈氣也○屨九具反本又作履○

屨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

既服習容觀玉聲 玉佩 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私朝自大夫家之朝

也揖其臣乃行。煇音暉疏君子至光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義。日五盥者盥洗手也。沐稷而靧粱者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潘汁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又人君沐靧皆粱也。櫛用樿櫛者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澁木以爲梳。髮晞用象櫛者晞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進禨進羞者禨謂酒也故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禨是沐畢必進禨酒又進羞羞謂羞籩羞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爲食而設今進禨則飲酒之進爲飲設羞故知是羞籩羞豆是以籩人羞籩之下注引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是酬尸之後而有羞籩羞豆也故知非庶羞是進羞也。工乃升歌者又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所以進禨進羞乃歌者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皇氏云進禨謂飱與少儀注違非其義也。出杅者杅浴之盆也浴時入盆中浴浴竟而出盆也。履蒯席者履踐也蒯菲草席澁出杅而腳踐履澁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者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闓也。史進象笏者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皇氏載諸所解者不同以此爲勝故存之耳。書思對命者思謂意所思念將以告君對謂君有所問以事對君命謂所受君命將以奉行以笏書此三事故云書思對命也。既服習容觀玉聲者既服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巳珮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玉珮玉也。乃出者習儀竟而出也。揖私朝煇如也者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煇光儀也大夫行出至巳之私朝揖其屬臣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者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煇也而往適君朝矣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長直亮反後放此杼直呂反葵如字終葵椎也椎直追反下同相息亮反珽他頂反本又作珵音呈炤音照

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荼音舒詘丘勿反後如字徐胡豆反懦乃亂反又奴臥反怯懦也又作懦人于反弱也皇云學士圜音員殺色界反徐所例反篇內皆同。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巳君又殺其下而圜疏天子至讓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之事。方正於天下也者言珽然無所詘示巳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諸侯荼前詘後直者前詘謂圜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者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巳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注此亦至自炤。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

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或此文也云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如椎頭者終葵首謂椎頭也故許慎說文玉椎擊也齊人謂之終葵首言所杼之上又廣其首廣於珽身頭方如椎頭故云終葵首引相玉書珽玉六寸明自炤者證珽是玉也餘物皆光炤於外此珽玉光自炤於內內含明也。注荼讀至爲荼。正義曰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者按說文懦柔也所畏在前多舒緩故云舒懦者所畏在前也。注又殺至而圜。正義曰知又殺其下者以經云前後詘故知又殺其下故下注云大夫士文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是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黨鄉之細也退謂旁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避君之親黨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升必由下也。爲于僞反未又如字躐力輒反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汚席也。爲于僞反下爲大有同汙汚穢之汚烏臥反○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飯扶晚反下至三飯文注皆同辯嘗音遍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君命之羞羞近者辟貪味也。辟音避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必先徧嘗之。徧音遍本又作備。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食也。覆芳服反注同飧音孫注及下同咡耳侍反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先息薦反下同飯飧者三飯也日勸君食如是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從才用反

【疏】侍坐至從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士側尊用禁此一節廣論臣之侍坐於君之儀并顯君賜食賜酒肉飲之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禮。侍坐則必退席者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側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者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是鄉之細者而屬於鄉居在鄉之旁側今借之爲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早讓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坐故注云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爲躐席者庾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於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按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爲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爲下賓升席自西

方注云升由下也又按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則主人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按鄉飲酒禮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主人降席自北方者以其受獻正禮須席末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注云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若其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者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則當聞尊者食爲其汙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或云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汚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徑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若賜至從者。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者此廣明侍坐法也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飲而俟者禮食未飧必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澁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嘗羞畢而歠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者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飯飲而俟者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喉以俟君也。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己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又猶未自專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也所以然者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好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辟貪味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者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殽粒汚著之也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飧者既猶畢竟也飯飧也君食畢竟而又飧則臣乃敢飧明不先君而飽也。飯飧者三飯也者三飯並謂飧也謂三度飧也君既徹者既已也謂君食竟已徹饌也。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謂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己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從者。注食於至徹也。正義曰此經食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故公食大夫禮賓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注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云謙也相者主人贊饌者以非己所得故授主人之相若賓主敵者則徹於西亭端故公食大夫禮云大夫自相食徹于西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謙也侑

音又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爲或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偞盧涉反厭也大音泰下同下長大亦同
疏凡侑至偞卑。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凡侑食不
盡食者此明勸食於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者此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所以不盡
食不飽者謙退不敢自足唯水漿不祭者言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若祭爲已偞
卑者已大也偞厭也此解不祭水漿之意若祭水漿爲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注臣於君則
祭之。正義曰所以知者按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故知之也〇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
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酒如也酒如肅敬貌酒或爲察。酒先典反又西禮反王肅作察云明貌也二爵而言言斯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言言魚斤反注同禮已
三爵而油油油油說敬貌。油油音由本亦作由王肅本亦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說敬貌無已及下油字也
說音悅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隱辟
俛逡巡而退著屨也。辟匹亦反徐房亦反注同而后屨一本作而後屨俛音免逡七巡反巡音巡著屨丁略反〇凡尊必上玄酒不忘古也唯君面尊
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冪在尊南南上。鄉許亮反唯饗野人皆酒蜡飲故不備禮。蜡鋤駕反大夫
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棜於據反注同斯如字又音厮疏君若至用禁。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於君前
受賜爵之禮。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者俟君飲盡已乃授虛爵與相者也必在君前
先飲者亦示其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者亦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
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云再
拜稽首受於尊所曲禮云拜受於尊所此經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
首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熊氏云文雖不同互以相備皆先受而後再拜今刪定以爲燕
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
饗燕大飲者以此下云受一爵以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若燕禮非惟三爵而已。受一
爵而色酒如也者言初受一爵而顏色肅敬酒如也如者如此義謂如似酒然故論語云申申如

也夭夭如也及踧踖如也皆謂容色如此。三爵而言言斯者此事上恒敬既受三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斯耳也耳是助句之辭皇氏云讀言爲誾義亦通也。禮已三爵而油油者言侍君小燕之禮唯已止三爵顏色和說而油油說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者坐跪也初跪跪說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而著之坐左納右者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唯君面尊者面鄉也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故引燕禮燕臣子之禮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唯饗野人皆酒者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比士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味故唯酒而無水也。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者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若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者是也大夫士側尊者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據大夫士旁著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注棜斯至言棜。正義曰按鄉飲酒禮設兩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也按特牲禮注云棜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棜是以言棜也。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冠古亂反下冠而注始冠同敝音弊本亦作弊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繢戶內反注繪同緌本又作蕤耳隹反注及下皆同。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齊側皆反下同綦音其徐其記反雜色也上時掌反下而上同後皆放此。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縞古老反又古報反下同爲于僞反卷起權反下同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紕音埤又婢支反間古閑反傳直專反

疏始冠至冠也。正義曰自此至魯桓公始也此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髦記者雜錄廁在其間。始冠緇布冠者言初加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者自從也從諸侯下達於士始冠緇布冠。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冠重古始冠暫冠之耳非時王之服不復恒著冠而敝去之可也。注皆始至作蕤。正義曰知始冠之冠者以文承上始冠之下故知玄冠朱組纓是天子始冠也云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者按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其緌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繢緌諸侯之

冠故云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上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冠可知更云緇布
冠繢緌諸侯之冠者爲緌起文也諸侯唯繢緌爲異其頍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注言齊至
所服其祭諸侯則玄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
異冠○正義曰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謂祭祀時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
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尚玄冠齊明孤亦玄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
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上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
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録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
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玄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
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玄
冕祭則玄冠齊絺冕祭則玄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
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荅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己
祭不可通之也鄭荅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
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
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玄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
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覲齊服則服玄端義或然也○注謂父至卷殊正義曰姓生也孫是
子之所生故云子姓云不純吉也者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
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吉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注紕緣至麻衣
○正義曰紕緣邊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
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爲紕故喪服小記云除成
喪者朝服縞冠注云縞冠未純吉祭服也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鄭云祭猶縞
冠未純吉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鄭云縞祥祭之服據此兩經二注皆云祥祭縞冠
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于縞也故此文云既祥之冠間傳曰大祥素
縞麻衣檢勘經注分明如此而皇氏以爲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紕得冠名
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文無所出不知有何憑據也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 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惰徒臥反罷音皮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所放不帥教者

居冠屬武 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屬章欲反著皇直略反徐丁略反

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燕無事者去飾○去上呂反下同

五十不散送 送喪不散

麻始衰不備禮○散悉但反注同衰所追反

親沒不髦去爲子之飾○不髦音毛大帛不緌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

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僭子念反後同【疏】垂緌至士也○正義曰此亦用既祥冠而加垂緌五寸也○注惰游至既祥○正義曰鄭知惰游罷民者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知亦縞冠素紕者以文承上縞冠素紕之下但垂緌爲異○注謂燕居冠也○正義曰燕居之冠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注送喪至備禮○正義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絰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啟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不關冠之義紕者雜廁其間○注帛當至去飾○正義曰知帛當爲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公用紫緌僭宋王者之後云緌當用繢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故知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謂大夫士也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朝直遥反深衣三袪起魚反本或無衣字要一遥反下文注同縫齊倍要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逢或爲豐○縫音逢齊音咨本又作齊注同紩直已反徐治栗反○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衽而審反又而鴆反屬音燭下同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袂面世反肘竹丑反○長中繼揜尺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褎音袖下文同袷二寸曲領也袷音刼○袪尺二寸袪口也緣廣寸半飾邊也○廣徐公曠反後放此以帛裏布非禮也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裏音果稱尺證反士不衣織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衣於既反注及下注同織音志注織染同繒以綾反無君者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去如字衣正色裳間色謂冕服玄上纁下○間間廁之間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正服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振讀爲袗袗襌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振依注爲袗之忍反襌音丹下文注同【疏】朝玄至公門○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弗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襲裼之事

○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深衣三袪者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縫齊倍要者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衽當旁者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袂可以回肘者袂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長中繼揜尺者謂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袷二寸者袷謂深衣曲領廣二寸○袪尺二寸者袪謂深衣袂口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故注云袪袂口也○緣廣寸半者謂深衣邊以緣飾之廣寸半也○注謂大至二寸○正義曰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夕深衣祭牢肉此云朝玄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玄端故士冠禮注云玄端士莫夕於朝之服是也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皇氏以爲此玄端是朝君之服若然朝禮君臣同服上文君朝服夕深衣此文與君無異鄭何得注云大夫士也恐皇氏之說非也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按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比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注衽謂至相變○正義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爲之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爲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用也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義○注其爲至而已○正義曰繼袂揜一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云深衣則緣而已者若長衣揜必用素而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故鄭注深衣目錄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以帛裏布非禮也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也皮弁服朝服玄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並用布也然云朝服又云玄端者朝服指玄衣素裳而玄端裳色多種或朱裳玄黃雜裳之屬廣言之也而小祥衰裏孰帛中衣者吉凶異故也○士不衣織○織者前染絲後織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大夫以上衣織染絲織之也士衣染繒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有經而等也故服錦衣下云居士錦帶者直以錦帶非爲衣也唐傳云古者有命民有飾車駢馬衣錦者非周法大夫以上得衣織衣而禮運云衣其澣帛謂先

代禮尙質故也○注大夫至玄裳○正義曰此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別服此玄端玄裳以經云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耳采色之中玄最貴也○注謂冕服玄上纁下○正義曰玄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皇氏云正謂靑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靑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靑木刻土土黃並以所刻爲間故綠色靑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赤刻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白刻木故碧色靑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刻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中央爲土土刻水水黑故騮黃之色黃黑也○注振讀至乃出○正義曰按士昏禮云女從者畢袗玄彼注以袗爲同此云袗禪者以振與袗聲相近袗字從衣故讀從袗蓋袗字得爲同又得爲禪故下曲禮注引論語云當暑袗絺綌是論語本有爲袗字者云形且褻者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

表裘不入公門衣裘必當裼也○裼思歷反**纊爲繭縕爲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纊音曠繭古典反縕紆粉反又紆郡反袍步羔反絮胥慮反**襌爲絅**有衣裳而無裏○絅苦迥反徐又音迥**帛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褶音牒袷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亦僭宋王者之後【疏】襲裘至始也○正義曰檀弓云裼裘襲裘謂若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若襲裘不得入公門也○注縕謂今纊及舊絮也○正義曰如鄭此言云縕謂今纊者謂好綿也則鄭注之時以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故云縕謂今纊及舊絮也○注亦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云亦者亦上玄冠紫緌是僭宋王者之後知宋朝服以縞者按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爲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謂若衞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疏】孔子至服之○正義曰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君○卒朔然後服之者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注謂諸侯與羣臣也○正義曰知非天子之朝服而云諸侯與羣臣者以上文次皆云不入公門下云唯君有黼裘又云君衣狐白裘皆據諸侯之禮故知此亦據諸侯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黼音甫省依注作獮息典反秋獵名【疏】唯君至古也○正義曰君諸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

爲黼文以作裘也誓者告勑也獮秋獵也大裘天子郊服也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耳不得用大裘常時有者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故譏之云非古也○注時大夫又有大裘也○正義曰經直云黼裘以誓獮大裘非古而云大夫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爲之故言唯君以譏之也冬始裘而秋云裘者爲秋殺始誓衆須威故秋而用黼爲裘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九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九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九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節

閏月則闔門左扉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則闔左扉云一本作闔門左扉

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 宋監本亦作謂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謂誤爲衞氏集說同

皆用白旒珠 閩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旒作旈監本亦作旒用誤周

用三十升之布染之 惠棟挍宋本作用衞氏集說同此本用字闕閩監毛本用誤以

但延之與板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與誤於衞氏集說同

是解延不解冕也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是字脫

其制同文按明堂位 惠棟挍宋本文作又考文引補本同是也閩監毛本並誤

以草蓋屋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據明堂位疏云草當作茅

其外名曰辟廱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據明堂位疏外下增有水二字

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以知之 閩監本同毛本以誤有考文引宋板亦作以盧文弨云說字不當重齊召南云說無明文當作經無明文

及其下顯與本異章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本異章疑是本書異

今說立明堂於己由此爲也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挍云按以明堂位疏推之當作今漢立明堂於丙巳此疏說字係漢字之訛已上又脫丙字

皮弁以日視朝節

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盧文弨挍云注十字宋本在日少牢下

春秋尚書其存者惠棟挍宋本同嘉靖本同續通解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其作具岳本同衞氏集說同

而食餕尚奏樂卽朝食奏樂可知也閩本同監毛本無而食餕尚奏樂六字　皆有俎有三牲備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下有作則

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鄭據閩監毛本同按同諸侯之同當作與孫志祖云同周禮膳夫疏作與是也又云禮數不同難以據也此疏故鄭二字

疑誤惠棟挍云故鄭據三字衍浦鏜挍作故難據也　尚書記言語之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作言誥考文引補本亦作誥按下是皆言誥之事並作誥則

此處語字亦當作誥　内史掌王之八枋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枋作柄○按周禮以枋為柄古音方聲丙聲同部字　右史紀事左史記言與此

正反閩監毛本紀作記閩監本與字同毛本與誤於考文引宋本亦作與

諸侯元端以祭節

皮弁以聽朔於太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經注十四字宋本皆脫

五俎四簋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四簋云本或作簋　加羊與其腸胃也各本同釋文出腸也云音胃

此諸侯聽朔於大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此作故盧文弨云宋作故非　諸侯亦當有日中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有作言

君無故不殺牛節

無復揔科惠棟挍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科作別衞氏集說同　饔食亦在其中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食誤飯

殷則闕恒譏而不征惠棟挍宋本亦作恒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恒誤但衞氏集說同殷字各本不誤監本誤殷　亦

不課稅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也字闕惠棟挍宋本無也字

卜人定龜節

視兆坼也惠棟挍宋本宋監本亦皆作坼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兆坼閩本坼誤拆監毛本誤圻嘉靖本同

定之者定其所當用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下定字脫閩監毛本同但拆是從璺閩本同監毛本拆作坼下拆字倣此小坼稱

爲兆璺也閩毛本同監本璺誤璺

君羔幦虎犆節

此經或有齊字者若誤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若字續通解同○按無若字者是也則亦齊車之飾惠棟挍宋本作則衛氏集說同此本則字闕閩監毛本則誤知

君子之居恒當戶節

蒯席澀閩監毛本作濇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澀作澁嘉靖本同疏放此

命所受君命者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宋監本同爲失忘也惠棟挍宋本作也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也誤反

取稷粱之潘汁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潘作湯衛氏集說同又人君沐靧皆粱也閩監毛本同通解又作若惠棟挍宋本皆作者言釋去足

垢而用湯闌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闌作爛

天子搢珽節

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云珽然之珽當作挺珽玉六寸明自炤各本同釋文出珽云本又作珵惠棟云王逸引之作珵

終葵首謂椎頭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補本首作者故許慎說文玉椎擊也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挍本玉改云·廣於珽身頭方如椎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頭字不當重浦鏜挍云一頭字疑在廣字上大夫士文杼其下首廣二寸半也是惠棟挍宋本文作又也是作是也閩監本與此同誤毛本亦同惟是也二字不倒

侍坐則必退席節

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黨鄉之細也退謂傍側也云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傍側也辟君之親黨今注疏本與釋文二本並不同此本親黨也下隔○列釋文閩監毛本誤以釋文爲注惠棟挍宋本亦無○下二十八字也

又按鄉飲酒記云惠棟挍宋本無按字衞氏集說同此誤衍按字閩監毛本同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因誤自則

君使膳宰自嘗羞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君下有若字

凡侑食不盡食節

若祭爲已偞卑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偞作傑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已傑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並作傑祭之爲

或有所畏迫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或作大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同是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大作太亦誤釋文出猶大云下同正謂此大是釋文本亦作大字也

君若賜之爵節

隱辟而后屨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而屨云一本作而後屨俛逡巡而退著屨也各本同釋文出巡作遁云音巡○按遁正字巡假借字

在尊南南上閩監本作南上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南上誤面上此本誤脫

已乃授虛爵與相者也惠棟挍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授誤受既受二爵顏色稍和毛本同衞氏集說亦唯作二閩監本二誤三

已止三爵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止作上衞氏集說作唯止三爵無已字按止字是　謂蜡祭時也閩監本如此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時字在謂蜡祭三字闕毛本時誤是　在賓主兩楹閒旁側夾之惠棟挍宋本作閒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此本閒字脫閩監毛本閒誤之

始冠緇布冠節惠棟挍云始冠節垂緌節宋本合爲一節

故鄭志荅趙商問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荅字　祭時亦一冠孔廣森云亦疑當作又　故云子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作曰

垂緌五寸節

親沒不髦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髦

紀者雜厠其閒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紀改記　以祭周公用白牡惠棟挍宋本作白牡衞氏集說同此本白字不誤牡誤牲閩監本同毛本白牡誤八牲

袂口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袂誤袂毛本袂誤袪

袂尺二寸者袪謂深衣袂口惠棟挍宋本作袪尺袪謂毛本同監本袪字並誤作袂　但其裳以素耳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耳作爾衞氏集說同　比寬頭鬠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比作此　故中衣並用布也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並誤并　士衣染繒此本繒字不誤染誤也閩監毛本染字不誤繒誤繪衞氏集說作染繒惠棟挍宋本同　下云居士錦帶者惠棟挍宋本如此考文引補本同此本下字闕閩監毛本云誤文

三月之後別服此元端元裳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別作則　朱是南方正惠棟挍宋本作朱考文引補本同此本朱誤未閩監毛本朱作赤衞氏集說同

襲裘不入公門節 惠棟挍云襲裘節孔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衣有著之異名也 閩本如此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監毛本有誤者衞氏集說同此本有字不誤著誤者

孔子曰朝服而朝節

以上文次皆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文作之

唯君有黼裘節

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 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獮誤稱 時大夫又有大裘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又誤猶 而用黼爲裘也 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九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

玉藻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衣於既反下文不衣同復扶又反與音餘

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衞尊者宜武猛

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辟音避

疏君衣至狐白○正義曰君謂天子以狐之白毛皮爲裘其上用錦衣以裼之○注詩云至色也○正義曰鄭引詩者證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引詩云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者亦以無正文故言皮弁服與與爲疑辭也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爲白也云凡裼衣象裘色也者狐白裘用錦衣爲裼狐青裘用玄衣爲裼羔裘用緇衣爲裼是裼衣與裘色相近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爲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麛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嚮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麛裘故聘禮公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豹包教反綃音消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麛裘○麛音迷豻音岸胡地野犬絞戶交反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

狐裘黃衣以裼之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蜡仕嫁反臘力合反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

犬羊之裘不裼質略亦庶人無文飾

【疏】君子至不裼。○正義曰君子謂大夫士也以狐青爲裘豹皮爲褎用玄綃之衣以覆裼之。○注君子至之裘。○正義曰知君子大夫士者以其上文已云君此文云君子故知是大夫士也云蓋玄衣之裘者皇氏云玄衣謂玄端也皇氏又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玄衣此狐青又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熊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狐青既是冕服之裘周禮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人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美故故謂之功耳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又論語注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劉氏又以此玄衣爲玄端與皇氏同今刪定三家之說雖各有通塗皆互有長短皇氏以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玄衣按王制直云玄衣而養老不辨外內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遥鄭玄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唐檜魯非畿內之國何得竝云羔裘若此玄衣爲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按鄭志大裘之上有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彼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踰於二家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注豻胡犬也。○正義曰熊氏以豻胡犬謂胡地野犬一解此胡作狐字謂狐犬雜未知孰是也。○注黃衣至狐裘。○正義曰按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者文在蜡祭之下又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是蜡祭之後爲息民之祭也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爲臘先祖之服皇氏用白虎通義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同鄭所不取裘乃各有所施皇氏說非也

不文飾也不裼 裼主於有文飾之事

【疏】不文飾也不裼。○正義曰按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也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也

裘之飾也見美也 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見賢遍反注下注及下文同

【疏】裘之裼也見美也。○正義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爲敬也

弔則襲不盡飾也 喪非所以見美

【疏】弔則襲不盡飾也。○正義曰凡此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裼裘也故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是也

君在則裼盡飾也 臣於君所

【疏】君在則裼盡飾也。○正義曰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 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

【疏】服之襲也

充美也。正義曰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裼衣充猶覆也謂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注所敬至則襲。正義曰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爲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爲敬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是故尸襲**尸尊 疏 是故尸襲。正義曰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執玉龜襲**重寶瑞也 疏 執玉龜襲。正義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得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謂已致龜玉也 疏 無事至充也。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裼也若不在君所故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球音求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見於天子與射無説笏入大廟説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所説笏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説笏也。説本又作稅同他活反下及注同**小功不説笏當事免則説之**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免音問注同**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搢笏輒盥爲必執事。爲于僞反**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也。畫呼麥反造皇七報反朁七刀反**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去起呂反下注去上則去去飾同 疏 笏天至去一。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笏之所用之物并明用笏之事及闊狹長短。大夫以魚須文竹者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竹本象可也者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飾之可也言可者通許之辭。注球美至物也。正義曰按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李巡孫炎郭璞等並云璆琳美玉此之球字則與璆同故云球是美玉也云文猶飾也謂以魚須文飾其竹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云大夫士飾竹以爲笏者大夫以魚須士用象。注言凡至笏也。正義曰經摠云見於天子則諸侯事在其間故云言凡吉事無所説笏凡者非一之辭下

文云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惟吉事無說笏也云大廟之中唯君當事則說笏也者以臣見君無不執笏明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之時則說笏時臣驕泰僭倣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明之云臣入大廟當事說笏非古禮也是當時之僭記者據時而言故鄭云唯君當事說笏也必知當事說者以下文云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明君入大廟當事則亦說耳凡臣見君皆執笏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獨云見於天子者以天子尊極恐臣下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見於天子明臣下見於君皆然。既搢至盥矣。言既搢笏必盥者謂有執事於朝須潔淨故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於後雖有執事於朝更不須清絜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造受至飾焉。造受命謂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也者畢盡也謂事事盡用笏記之。因飾焉者謂因其記事所須而飾以爲上下等級焉。其中博三寸者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故云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而去一者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注殺猶至寸半。正義曰按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杼也云諸侯不終葵首者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也云大夫士又杼其下者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二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也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幓頭爲之也辟讀如禪冕之禪禪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禪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帶音戴辟依注爲禪婢支反下同徐又音卑下綼辟終辟皆放此率音律注及下同并必政反紐女久反組音祖下戶嫁反繂音律幓七綃反又七曹反

【疏】而素帶終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韠韍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注以爲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illegible]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等摠論帶之義也今依而解之。天子素帶朱裏者以[illegible]裏終辟辟則禪也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禪故云終辟。而素帶終辟者謂諸侯[illegible]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禪。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爲帶不終禪但以玄[illegible]及屈垂者。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孰帛練爲帶其帶用單帛兩邊繂而已繂[illegible]但士帶至者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

則揔皆禪之士則用緇唯禪嚮下一垂者。居士錦帶者用錦爲帶尚文也。弟子縞帶者用生縞爲帶尚質也。并紐約用組者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長齊于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記者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紐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者雜猶飾也謂飾帶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者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繂謂其帶既禪亦以箴縷緶其側但繂襵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功故云無箴功。注而素至終辟。正義曰以文承天子素帶終辟故知素帶謂諸侯以經不云朱裏故云諸侯不朱裏下天子也云率繂也士以下皆禪者合而繂積者以率非縫繞之事故讀爲繂與碑繂同也知士以下皆禪者以經云士練帶率繂是縫襵之名以縫旁邊故知禪也云辟讀如禪冕之禪者讀如曾子問大祝禪冕之禪也云人君充之者充滿也人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徧滿皆飾故云充之云大夫禪其紐及末者大夫卑但飾其帶紐以下至於末也云士禪其末而已者士又卑但禪其一條下垂者故云禪末而已云宜承朱裏終辟者以下文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此文即云素帶終辟次云大夫故知宜承天子素帶之下文相次也。注三寸至爲衿。正義曰知三寸約帶紐組之廣者以帶廣四寸此云三寸長齊於帶承上紐約用組之下故知是紐廣也云言其屈而重也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也云宜承約用組者以此經直云三寸長齊于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次故以爲宜承約用組之下。注雜猶至三齊。正義曰上云禪此云雜故知雜即上之禪也云君禪帶上以朱下以綠者君謂天子諸侯崔氏熊氏並云據要爲正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朱是正色故在上也下畔以綠綠是閒色故在下也云大夫禪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者熊氏云近人爲內遠人爲外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爲黃也黃是地色故在內也云士禪垂之下外內皆以緇者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檬禪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禪之外內皆用緇也云宜承紳韠結三齊者以下文三寸長齊于帶合承上紐約用組之後則此大夫大帶一經不得厠在其間故知宜承下紳韠結三齊之後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玄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韠音必**圜殺直**目韠制。○圜音圓**天子直**四角直無圜殺**公侯前後方**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

殺者去上下各五寸 大夫前方後挫角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挫作卧反 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頸吉井反又吉成反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繚音了箴音針下士崔如字或戶嫁反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緼音溫韍音弗幽讀為黝出注幼糾反黑也下同韎莫拜反又音妹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謂大帶也

疏 韠君至終辟○正義曰此一經揔明韠韍上下尊卑之制唯有大夫大帶一經廁在其間已於帶條說訖○注此玄至素韠○正義曰知此玄端服之韠也者按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也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者以韠從裳色君既用朱故知裳亦朱色也然天子諸侯祭服玄衣纁裳知此朱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之韠大夫以上謂之韍士爵弁謂之韎韐不得稱韠也云大夫素裳者大夫玄端以素為裳故素韠也此則大夫士朝君之服大夫既以素裳為朝服又以玄端服禮窮則同故也云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者士冠禮謂玄端之裳也士朝服則素裳故鄭注士冠禮朝服則玄端之衣易其裳耳云皮弁服皆素韠者按士冠禮皮弁服素韠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故云皆也○注目韠制○正義曰經云圜則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圜也經云殺則下文公侯前後方方則殺也經云直則下文云天子直是目韠制也○注殺四至五寸○正義曰以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按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注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如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為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故鄭

注雜記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二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韠制大略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委識或據禮圖天子韠制形如要鼓也以今參驗不附人情故今依附記文參驗情事而爲此說以俟後賢○注圜其至爲後○正義曰以經云後挫角謂殺上角使圜不令方也○注正直方之間語也○正義曰正謂不衺也直而不衺謂之正方而不衺亦謂之正故云正直方之間語○注頸五至革帶○正義曰云頸五寸亦謂廣者鄭恐上下長五寸故云亦謂廣也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也云凡佩繫之革帶者以韠繫於革帶恐佩繫於大帶故云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縣韠佩故也○注此玄至不命○正義曰以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玄端服之韠故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韠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尊祭服異其名耳者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韍韠皆言爲蔽取蔽鄣之義也知祭服稱韍者按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是祭祀稱韍也按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黄朱黄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則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用皮爲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彼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韐而已云緼赤黄之間色所謂韎也者按此云一命緼韍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韍則當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爲韎韐聲也茅蒐則蒨草也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緼爲赤黄之間色若子男大夫但名緼韍不得爲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云黑謂之黝青謂之葱者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葱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韍葱衡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

禕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禕音翬許韋反注及下同揄音搖羊消反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鷂鷂音搖謂刻畫此雉形以爲后夫人服也翟直歷反著直略反又竹略反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爲衿○紳音申本亦作申下同重直龍反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君女君也屈周禮作

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禒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禒或作稅○闕音屈注同禕依注音鞠居六反又曲六反襢張戰反禒吐亂反注作稅音同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揄狄

【疏】王后至男子○正義曰此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唯有三寸長齊于帶一經廁在其間帶事前文已解訖○王后禕衣者禕讀如翬謂畫翬於衣六服之最尊也○夫人揄狄者揄揺如揺狄讀如翟謂畫讀翟之雉於衣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君命屈狄者君謂女君子男之妻也被后所命故云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亦翟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也○再命禕衣者再命謂子男之卿禕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一命襢衣者襢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士禒衣者謂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禒衣鄭注士喪禮禒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唯世婦命於奠繭者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奠獻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卑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耳故云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其他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注禕讀至禕衣○正義曰按鄭注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揺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禕衣畫翬者揄翟畫揺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衣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禒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揄翟青禕衣玄鞠衣黃展衣白禒衣黑又鄭志云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禒衣首服以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若燕居之時則亦禒衣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紗鄭注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者以經云王后禕衣則云夫人揄狄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爲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爲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袞冕夫人副禕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禕衣故明堂位云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注君女王

作稅。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爲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者以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褘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爲鞠衣云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者鄭爲此言欲明諸侯臣之妻唯有三等之服云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司服云孤絺冕而下卿大夫玄冕而下士皮弁而下此謂上公臣爲三等云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此經再命鞠衣襢衣士褖衣士與大夫不同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尚分爲三等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是亦三等可知鄭云然也。注奠猶至揄狄。正義曰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猶獻也云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者三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因獻繭乃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齊音咨本又作齋注同頤以支反霤力救反袷居業反鄉許亮反折之列反又市列反篇末放此緝七入反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使使上音史下色吏反鎮珍刃反徐音珍守手又反漢使色吏反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處昌慮反

疏 凡侍至俟車○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侍君及被君召之儀○凡侍於君者謂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也○紳垂者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足如履齊者齊裳下緝也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頤霤者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而聽上者視高則敖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嚮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袷交領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是也○聽鄉任左者此解聽立也庾云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也此謂臣以左耳近君故云任左○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者節者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庾氏云君召以三節者謂君召臣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三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者急趨君召也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

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注周禮至擁節○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君
召臣之節謂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召之云其餘未聞者謂召諸侯之外別召餘臣未聞云今漢使
擁節者擁持也漢時使人召臣持節召之也○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辟音避下亦辟辟先辟德皆同士
於尊者先拜進面荅之拜則走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荅拜亦辟也疏士於至則走○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於尊者之法士於大夫不
敢拜迎者此謂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而拜送者按儀禮
鄉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者皆主人再拜賓不荅拜鄭注云不荅拜者禮有終故也士
於尊者先拜者謂士往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也○進面士先於外拜拜竟
乃進面親相見也○荅之拜則走者若大夫出迎而荅拜於士則士走辟之也士於君所言
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君所大夫存亦名疏士於至大夫○正義曰此
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士於君所言大夫者謂士在君前與君言論及於大夫也
○沒矣則稱謚若字者君前臣名若彼大夫生則士呼其名若彼大夫已死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彼
謚無謚則稱字不呼其名敬貴故也○名士者士賤雖已死而此生士與君言猶呼死士名也○與大
夫言名士字大夫者謂士與大夫言次論及他生大夫士之法也士賤故呼之名大夫貴故呼之字也
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謚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謂祝嘏之
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嘏古雅反教學臨文不諱爲惑未知者○爲于僞反下爲幼爲起事同疏於大至不諱○正義曰此一節
論諱與不諱之法○有公諱无私諱者謂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也崔氏云謂伯叔
之諱耳若至親則不得言庾云謂士與大夫言有音字同己祖禰名字皆不得諱辟敬大夫故不重
敬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者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名者也凡祭祭羣神也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
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臨
文不諱者教學爲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也若諱則失於事正也○古之君子必佩玉比德焉君子士已上右徵
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徵張里反注同中丁仲反下文同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
齊當爲楚薺之薺○趨七須反本又作趣齊依注作薺疾私反采薺詩篇名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中規○反行也宜圓○還音旋本亦作旋下

同圜音圓折還中矩曲行也宜方○折之設反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鏘七羊反見賢遍反下同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辟本又作僻匹亦反又婢亦反徐芳益反○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齊側皆反注同綪側耕反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佩玉有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衝昌容反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故謂喪與災眚○烖音災眚色耿反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縕赤黃○綬音受純讀爲緇側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瓀而兖反徐又作瑌同玟武巾反字又作砇同縕音溫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疏古之至中矩○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佩玉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比德至已上○正義曰按詩秦風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以比德按聘義云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孚筍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也按下文云天子佩白玉下至士是君子含士以上也○注玉聲至宜逸○正義曰玉聲所中也者謂所佩之玉中此徵角宮羽之聲云事也民也可以勞者按樂記角爲民徵爲事右廂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則須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也云君也物也宜逸者按樂記云宮爲君羽爲物今宮羽在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無爲物宜積聚故在於左所以逸也○注路門至之趨○正義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爲節云齊當爲楚薺之薺者按詩小雅有楚茨之篇此作齊字故讀爲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注登堂之樂節○正義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按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揔

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
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
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
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是也○注反行也宜圜○正義曰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
從南嚮北○注曲行也宜方○正義曰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也○進
則至鳴也○揖俯也若行前進則身恒小俯俛也○退則揚之者揚仰也卻退遷行則身微仰也
○然後玉鏘鳴也者若進俯退仰則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搖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
○注揖之至後也○正義曰見於前者謂佩嚮前垂而見之見於後者謂佩嚮後垂而見也是以
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謂君子恒聞鸞和佩玉之正聲自由也是以非類邪辟之心無由入於身
也○注鸞在衡和在式○正義曰鸞在衡和在式韓詩外傳文也若鄭康成之意此謂平常所乘
之車也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也故注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鄭於秦詩既已明言故於
毛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不復易毛也又於商頌箋云鸞在鑣同毛氏之說亦不復具言
以秦詩箋已明言故也○君在至設佩○謂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
德去之示已無德也○左結佩者佩亦玉佩既不佩玉而結左佩也鄭云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
賀云事佩綬且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
事佩是木燧大觿之屬○注謂世至鳴也○正義曰知謂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
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
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云出所處而君在焉者以下文朝則結佩謂朝時
明此君在非朝處也云去德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非謂全去也云而設事佩者大觿木燧之屬
也云辟德而示即事也者以辟德不敢當故去德佩而示有勞役之事以奉於上故設事佩也自
朝則結佩朝結佩及設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綪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綪結
佩綪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爲韠也而熊氏皇氏並謂
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義或然也○佩玉有
衡牙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衡牙動則衡
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皇氏謂衡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衡
牙爲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爲前後觸也○注玉有至赤黃○正義曰玉有山
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者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
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
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之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
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云純當爲緇者以經云玄組朱組皆是色則純亦是色也

故讀純爲緇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明而色不見者即讀純爲緇媒氏云純帛不過伍兩以有帛字故純爲緇祭統云后夫人蠶事以供純服以其供蠶絲義分明故讀純爲緇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云綦文雜色也者顧命四人綦弁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綦巾注云綦蒼艾色是綦爲雜色又說文云綦蒼艾是雜色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以綦組爲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佩象環者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也而爲環者示已文教所循環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言文教成人如五行成物也 ○童子之

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并紐必正反下女丑反冠古亂反下並同稱尺證反紒音計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肄音肄以四反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皆爲幼少不備禮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絇屨頭飾也。絇其俱反見賢徧反少詩照反下少儀同免音問

【疏】童子至而入。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之儀唯有肆束及帶一經鄭云爛脫廁在其間宜承上無箴功之下今先釋之後論童子之事。肆束及帶者肆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當有事之時則收斂之爲其事之切迫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收謂斂持在手擁謂抱之於懷也。童子之節也者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緇布衣者謂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錦緣錦紳并紐者謂用錦爲緇布衣之緣又用錦爲紳帶并約帶之紐皆用錦也。錦束髮者以錦爲總而束髮也。皆朱錦也者言童子所用之錦皆用朱色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故皆用錦示一文一質之義也。童子不裘不帛者爲大溫傷壯氣也。不屨絇者絇屨之飾也未成人不盡飾爲飾也。無緦服者童子雖當室與族人爲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緦耳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聽事不麻者鄭注云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然鄭意是言童子雖不緦猶著免深衣無絰以往給事緦喪使役也王云聽事不麻也庾謂此云無麻謂不當室也按問喪及鄭注之意皆以童子不當室則無免而此注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據成服之後也。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者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見先生從人而入者先生師也童子不能

獨爲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注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正義曰知猶免深衣者以經但云
無緦服是但不著緦服耳猶同初著深衣也知免者以問喪云免者不冠者之服故知未成服童子
雖不當室猶著免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 謙也。飯扶晚反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
也 祭者盛主人之饌也 客飧主人辭以疏 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飧音孫注及下同 主人自置其醬則客
自徹之 敬主人也徹奠于序端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 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 壹食之人一人
徹 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 凡燕食婦人不徹 婦人質不備禮 疏 侍食至不徹。正義曰此一節論侍食及徹饌之節侍食於先生及異爵者此謂凡
成人禮異爵謂尊於己也。後祭先飯者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甞食也。客
祭者盛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辭曰不足祭也者凡主人於客悉皆然也祭是盛主人之饌也
故主人致辭云疏食不足備禮也。客飧者若食竟作三飯飧也主人辭以疏者疏麤也飧是已
食飽飽猶食美故主人見客飧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食然也。主人自置其
醬則客自徹之者主人敬客則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曰主人親饋是也一室之
人非賓客一人徹者謂同事而合居一室若賓客則各徹其饌今合居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
人徹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者壹猶聚也謂暫爲赴事壹聚共食竟則亦不人人徹
亦推一人徹也。凡燕食婦人不徹者婦人質不備禮也緣男子有徹義故明婦人禮也 ○食
棗桃李弗致于核 恭也。核行隔反 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上環頭忖也。操七刀反忖本又作刌寸本反徐子本反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 陰陽所成非人事也。後胡豆反 火孰者先君子 備火齊不得也。先悉薦反齊才細反 有慶
非君賜不賀 唯君賜爲榮也 有憂者 此下絶亡非其句也 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此補脫重。脫音奪
重直用反又直龍反 疏 食棗至擁之。正義曰此一節明食果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謂其懷核不置於
地也。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
是竁閒下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食中者用上環將祭而食中也。棄所操者操
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忖切謂切瓜頭切去竁此庶人法也。凡食果實者後君子者果實是陰
陽所成非關人事故不得先甞也。火孰者先君子者人孰和調是人之所爲恐和齊不備故先
於君子而甞之。有慶非君賜不賀者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不足爲榮故

也唯受君之賜爲榮故相拜賀故云非君賜不賀也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疏】孔子至而飧。○正義曰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不食肉而飧者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飧孔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仍爲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敬君惠也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覆芳服反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也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愼於尊卑。○愼一本作順【疏】君賜至同日○正義曰此一節論受君賜之法。○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者謂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敬重君恩故也。○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者此使臣雖受賜於王不敢即乘服當歸國獻其君君命與之則臣乃乘服耳若君未有命即不敢乘服也。○君賜者明受君賜拜謝之法也。○稽首者頭至地也據掌者據按也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按於右手之上也致諸地者致至也謂頭及手俱至地左手按於右手之上至地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者亦謂君賜也再猶重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者凡於君子小人也不同日者愼尊卑之雜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葷或作焄。○葷許云反注焄同茢音列又音例去起呂反下同造七報反注同辟必亦反邪似嗟反菼吐敢反郭璞云烏蓲也取其苗爲帚帚本或作箒之手反

大夫不親拜爲君之荅己也不敢變動至尊。○爲于僞反下注爲其同【疏】凡獻至己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獻君之物及致膳於尊者之義。○凡獻於君者凡於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有食獻君法也。○大夫使宰者大夫尊恐君拜己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己膳宰往獻也。○士親者以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也。○皆再拜稽首送之者雖大夫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膳於君有葷桃茢者美食曰膳謂天子諸侯之臣獻孰食於君法也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葷謂薑之屬也桃桃枝也茢菼帚也。○於大夫去茢者謂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降於正君除去茢餘有葷與桃也。○於士去葷者謂士之臣吏以食獻士也又去葷唯餘

桃耳。皆造於膳宰者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孰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不親拜爲君之荅已也者解大夫所以不自

獻義也自獻則屈動君拜荅已也故不親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 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告大夫拜

便辟也。復扶又反下不復同辟音避下辟尊者同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 異於君惠

也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 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也。敵本又作適音狄 凡於尊者有獻

而弗敢以聞 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

夫於上大夫承賀 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聽天丁反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

則稱父拜之 事統於尊 疏 大夫至拜之。正義曰此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各隨文解之。大夫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以

白君小臣亦入大夫乃拜之拜竟則退不待白報恐君召進荅已故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以退。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則士又拜君之諾報

也。弗荅拜者謂君不荅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者初亦即拜受又往彼家拜也。衣服弗服以拜者得君賜服服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也。注拜受至拜

也。正義曰所謂再拜也者前云酒肉之賜弗再拜此非酒肉賜故再拜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其室獻者之家也敵者相獻若當時主人在則主人拜受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

在所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獻也若朋友則論語云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者。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也不敢以聞者

謂有物以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注此謂至類也。正義曰引少儀者證不敢聞也他他國也君或朝天子或往朝諸侯若臣有金玉貨貝

物獻君當但云致馬資於有司不敢言獻君也言君尊恒足應無所乏故也。士於大夫不承賀者承受也不受賀者謂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者故也。下大夫於上大夫

承賀者尊相近故受也 ○禮不盛服不充 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 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謂祭天也周禮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路或曰乘兵車不式 疏 禮不至不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敬。禮不盛服不充者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也故聘及

執玉龜皆襲是爲盛禮故也故大裘不裼者證禮盛服充時也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乘路車不式者路車謂玉路郊天車也不式謂乘車從門閭過不式亦是禮盛不爲曲敬之例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敬唯于癸反徐以水反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爲其不信已所處也復反也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言非至孝也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癠才細反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爲謂巵匜之屬。圈起權反注同巵音支匜以支反

疏父命至焉爾。正義曰此一節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者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也亦云爲父命所呼也。唯而不諾者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者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走而不趨者趨疾趍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趍也。親老出不易方者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也若覔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不過時者復還也假旦啓云日中還不得過中謂若屢易方親忽須見之則不復信已得往常處也此云老者若親未老子出或苟有礙則亦許易方過期也而論語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亦當謂老者耳。親癠者癠病也謂父母病也。色容不盛者謂親之病孝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今親病唯色容不充盛而已不能顑頼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者此孝子之情父沒之後而不忍讀父之書謂其書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者言孝子母沒之後母之杯圈不忍用之飲焉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之經云不能者謂不能忍爲此事書是男子之所有故父言書杯圈是婦人所用故母言杯圈也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介音界下及注同闑魚列反門橛也棖直衡反門楔也謂兩旁木楔徐古八反皇先結反行戶剛反沿悅宣反○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閾門限。閾音域又況域反公事自闑西聘享也私事自闑東覿面也

疏君入至闑東。正義曰此一節論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各依文解之。君入門者此一經明朝法也入門謂入大門也君必中門。介拂闑者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

大夫中棖與闑之間者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者士介卑去闑遠故
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注此謂至亦然
。正義曰以經云君入門故知兩君相見也云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者鴈行參差節級崔氏皇
氏並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
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者。前經明朝此經明聘賓入者賓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
中央也而稍東近闑也。不履閾者閾門限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以言賓入不中門故注云謂聘
客也。公事自闑西者謂行聘享之禮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私
事自闑東者謂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示將爲主君之臣也〇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蹜半迹。蹜呼報反大夫繼
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容迹徐趨皆用是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
移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匜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爲數。毋移上音無下如字數色角反下同迆羊爾反圈豚行不舉足齊
如流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反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圈舉遠反又去阮反注同豚本又作豚同大本反徐徒囷反注同齊如音咨本又作齋同踵
章勇反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處尺慮反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疾趨也端直也頤或爲霤也
。頤霤上音夷下力救反弁皮彥反急也剡以漸反字林因冉反霤音夷徐音追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著徐趨之事。宿宿色六反本
或作蹜同疏君與至如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行步徐趨疾趨之儀。君與尸行接武者明貴賤與尸行步廣狹不同也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
迹故云接武也尊者舒遲故君及尸並步遲狹。大夫繼武者謂大夫與其尸行時繼武者謂兩足迹相接繼也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士中武者謂士與其尸行也中猶間也每徙
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士極卑故及尸行步極廣也徐趨皆用是者徐趨皆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是此也言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疾趨則欲發者疾趨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
也發起也既無所執持而欲屨頭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尋常故注云疏數自若貴賤同然也。而手足毋移者移謂靡匜搖動也雖屨恒欲起而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
匜搖動也。圈豚行者此釋言徐趨之形也圈轉也豚循也言徐趨法曳轉足循地而行也。不舉足者謂足不離地。齊如流者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

也。席上亦然者然如是也言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圈豚行齊如流也。端行頤霤如矢者此一經覆上疾趨之節也端行謂直身而行也頤霤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如矢者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行者弁急也既是疾趨宜急行也。剡剡起屨者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屨恒起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者此一經論徐趨之事言執龜玉之時有此徐趨也。舉前曳踵者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如也言舉足狹數蹜蹜如也。○凡行容惕惕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惕音傷又音陽直而疾也○廟中齊齊恭慤貌也。齊才兮反賀在啓反朝廷濟濟翔翔莊敬貌也。濟徐子禮反有威儀也翔本又作洋音詳疏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正義曰此一節明道路廟中朝廷行步之法。凡行容惕惕者惕惕直而疾貌也道路雖速疾又不忘於直故其容直而疾也。廟中齊齊者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也以對神不敢舒散故貌恭慤齊齊然。朝廷濟濟翔翔者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並朝廷所須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謙慤貌也遬猶蹙蹙也。齊遬一音咨又則皆反下文音速猶蹙蹙子六反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睇大計反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噦於厥反欬苦大反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德如字得也徐音置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燕居告溫溫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疏君子至溫溫。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節也。君子之容舒遲者舒遲閑雅也。見所尊者齊遬者君子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遬齊謂齊齊也遬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是齊遬爲謙敬之貌皇氏云齊謂裳下緝遬謂蹙斂見所尊之人自俯下身裳下蹙斂則齊蹙是裳之體注何得云謙慤貌也皇氏說非也目容端者目宜端正不邪睇而視之。立容德者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己受得之形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故注云如有予也會前兩注也。色容莊者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作變動也。燕居告溫溫者燕居謂私燕所居也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溫溫不欲嚴慄。注詩云溫溫恭人。正義曰此詩小雅小宛之篇刺幽王之詩○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如睹其人在此。如覩丁古反疏凡祭至祭者。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時也凡祭謂諸祭也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喪容纍纍羸憊貌也。纍良追

羸力皮反反僨皮拜反○色容顛顛憂思貌也○顛字又作顚音田又丁年反思息嗣反○視容瞿瞿梅梅不審貌也○視容又作目容瞿

紀具反又紀力反言容繭繭聲氣微也○繭古典反【疏】喪容至繭繭○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瞻視之儀○喪容纍纍者謂容貌瘦瘠纍纍然○色容顛顛者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視容瞿瞿梅梅者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言容繭繭者繭繭猶緜緜聲氣微細繭繭然○

戎容暨暨果毅貌也暨其記反○言容詻詻教令嚴也詻五格反○色容厲肅儀形貌也視容清明察於事也

○視如字徐市志反立容辨卑。毋讇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罄折也讇爲傾身以有下也○辨讀爲貶彼檢反字林貶音方犯反讇音諂舊又音鹽注同有下戶嫁反

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搖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盛氣顛實揚休顛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聲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躰物也○顛依注讀爲闐音田○玉色色不變也【疏】戎容至玉色○正義曰此一節明戎容之體暨暨果毅剛強之貌○言容詻詻者謂教令嚴猛也軍旅行教令宜嚴猛也○色容厲肅者厲嚴也肅威也軍中顏色尚威嚴也以義形貌故嚴威也視容清明者謂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立容辨卑者謂在軍中立之形容常貶損卑退罄折恭敬不得驕敖忽略士卒○毋讇者軍中尚威武雖自貶退當有威可畏無得過爲讇曲以屈下於人○頭頸必中者頭容直不低迴也○山立者若住立則嶷如山之固不搖動也樂記云總干而山立不動搖也○時行者觀時而行也盛氣顛實揚休者顛塞也實滿也揚陽也休養也言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使氣息出外咆勃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玉色者軍尚嚴肅故色不變動常使如玉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別彼列反又如字○伯曰天子之力臣伯上公九命分陝者○陝失冉反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守手又反

【疏】凡自至曰孤○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也各隨文解之○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者按曲禮下云天子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注曲禮云余予古今字耳蓋古稱予今稱余其義同此云自稱曲禮注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之內但秖是一人而已自謙退言與餘人無異若臣下稱一人則

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人尊之也○伯曰天子之力臣按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自稱謂身自稱於諸侯也言己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所云謂二伯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鄭注曲禮云擯者辭以此不同也皇氏云所以不同者殷周之異不顧經文繆爲異說其義非也○諸侯至曰孤明諸侯自稱之號○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者謂諸侯身對天子自稱辭故上文揔以自稱冠之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鄭注曲禮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者謂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云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故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者亦曰男是也此與曲禮不同者亦以自稱及擯者不同皇氏皆以爲殷周之異其義非也○其於敵以下曰寡人者謂諸侯於敵以下自稱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謹按曲禮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是也○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者此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故云小國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云擯者亦曰孤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是也○注大國至寡君正義曰按春秋大夫出使之時稱己君爲寡君則知爲君擯者稱己君爲寡君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適丁歷反見賢遍反公子曰臣孽孽當爲枿聲之誤○孽音枿五葛反徐五列反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傳陟戀反注同遽其庶反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使色吏反注同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往之也○賓必刃反注同

疏上大至之適○正義曰此一節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己國及出使往他國稱謂之異○上大夫曰下臣者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君前臣名稱下臣某也○擯者曰寡君之老者謂此上大夫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擯爲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自名者謂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擯者曰寡大夫者謂下大夫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自名者謂對己國之君稱名○擯

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注擯者至臣某○正義曰擯者之辭主謂見他國君則是出使之臣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謂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已爲主人故稱擯也且擯介散文則通也云下大夫自名於它國君曰外臣某者如鄭此言則下大夫自名謂對已君也則經云上大夫曰下臣亦對已君也故熊氏以爲皆對己君而皇氏云對它國君違鄭注意其義非也公子曰臣孽稱臣謂對己君也若對它國當云外臣注從枿者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是也○士曰至外私○遽是促遽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已君也皇氏以爲對它國君其義亦通○於大夫曰外私者凡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爲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注士臣至私人○正義曰此下文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也○大夫至稱名○大夫私事使者謂非正聘之禮謂以君之私事而出使○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爲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大夫之名以其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注若魯至之類○正義曰按成二年晉及魯衛伐齊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至成八年齊人服晉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云之類者若乞師告糴故云之類○公士至賓也○前經明大夫以君之私事出使此經明大夫以國之公事○出聘及私問也公士擯者謂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也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者若小聘使下大夫擯者則稱下大夫曰寡大夫若大聘使上大夫擯者則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者覆明上正聘使公士爲擯之事往謂之適也言大夫正聘者有所往之適之時必與公士爲賓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注大聘至大夫○正義曰按聘禮及竟張旜周禮孤卿建旜故知大聘使卿聘禮又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按大聘大夫爲上介今云如其爲介故知小聘是大夫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

玉藻

君衣狐白裘節

以少爲貴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貴作尊岳本同宋監本同

錦衣亦白 惠棟挍宋本有亦字衞氏集說同此本亦字脫閩監

毛本同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裼當錫字誤告廟之後則服之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文義當作告廟之後則不服之刊本相沿誤脫不字耳秦風錦衣狐裘疏曰諸侯在天子之朝乃服狐自歸國則不服之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服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足以證此文脫不字矣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閩監本同毛本麑誤霓下故論語注云素衣麑裘同

君子狐青裘節

青豻褎各本同石經同釋文豻作犴

羔裘豹飾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飾誤飭下文飾經注同

不如黼裘大裘之美故故謂之㫄耳惠棟挍宋本不重故字此本誤重閩監毛本故上衍以字

弔則襲節惠棟挍云弔則襲節君在節服之襲節宋本合爲一節

不盡飾也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飾誤飭

入大廟說笏非古也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本古誤禮衛氏集說同毛本非古誤無禮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非古

而素帶終辟節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陳澔集說自此以下至孔子食於季氏以上多所倒置案岳珂本玉藻篇後附刻與國子氏改定本澔所用乃于氏所改也蔡沈書集傳考定武成猶附經後澔直沒古文又不言出于氏今從諸本按提要是也正義云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依鄭注以爲先後云云是孔氏不敢輒改移經文但于正義中整齊其次第申其說耳于此見唐人讀經之愼非宋以後人所可及也

宜承朱裏終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承誤同其帶用單帛閩監本同毛本單誤禪衛氏集說亦作單但士帶至者

必反屈觿上 惠棟挍宋本至作垂是也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並誤至 故讀爲綼與裨綼同也 毛本同閩監本上綼誤繂裨誤禪 故知宜承天子素帶之下文相次也○注三寸至爲衿○正義曰 按此本文相次也下尚有注三寸至爲衿及注雜猶至三齊正義二則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本節疏文相次也止以注三寸至爲衿正義一則移厠王后褘衣節下注雜猶至三齊正義一則移厠韠君朱節下非孔氏之次也 知三寸約帶紐組之廣者 毛本作紐此本紐誤組閩監本同以下三條閩監毛本在十四頁左 云宜承約用組者 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同毛本組下衍結字 以此經直云三寸長齊于帶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直字空闕毛本直字脫 上云裨此云雜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裨作韠下上之裨君裨大夫裨士裨並倣此以

下二條閩監毛本在十一頁

韠君朱節

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裳色下又有裳色二字宋監本同

衡佩玉之衡也 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上衡誤猶

云凡佩繫之革帶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之作於是也 故也○注此元至不命 閩監毛本故也下厠注雜猶至三齊正義一則 則

公之卿元冕侯伯之卿絺冕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云希冕在元冕上此互易

王后褘衣節

紳居二焉 石經作二而素帶終辟節正義亦作二凡兩見云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二分焉紳長三尺也是字當作二之確證也此本二誤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儀禮集傳集注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九經誤字並作紳居二焉 結或爲衿 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衿誤袗衛氏集說同

陳六服之下云素紗惠棟挍宋本同閩本紗誤縿監本紗誤縳毛本誤縛按周禮作素沙以白縳爲裏監本同閩毛本縳作縛盧文弨云縛當作縳惠棟云古絹爲縳立于房中是也閩監毛本此下有注三寸至爲衿正義曰知三寸約帶紐組之廣者以帶廣四寸此云三寸長齊於帶承上紐約用組之下故知是紐廣也云言其屈而重也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也云宜承約用組結者以此經云三寸長齊於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亦故以爲宜承約用組之下一段此本誤脫

凡侍於君節

磬倚則帶垂閩監本同毛本倚作折衞氏集說同急緩不出於三耳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耳誤節

於大夫所節

爲惑未知者各本同釋文惑作或〇按古多假或爲惑有音字同己祖禰名字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音作名教學爲師長也閩監本同毛本爲作謂衞氏集說同

古之君子必佩玉節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趍惠棟挍宋本作也門外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也誤宅閩本同監毛本也門外誤至應門趍字惟嘉靖本與此本同各本俱作趨

視之文色所似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之作其通典六十三亦作之

孚筠旁達信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筠作尹衞氏集說同宮中謂之時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宮作室是也曲折而東鄉西鄉也惠棟挍宋本有西鄉二字衞氏集說同此本西鄉二字脫閩監毛本同是臣之去朝君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臣誤以惠棟挍宋本臣字同去作法自朝則結佩朝結佩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宋本無自字疑當有或是圈隔凡佩玉必上繫於衡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衡作衡以

義爲絺惠棟按宋本作絺考文引補本同此本絺作義閩監毛本同 又說文云綦蒼文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監毛本蒼文作蒼艾盧文弨云說文正云蒼艾色鄭箋詩則云綦綦文

待食於先生異爵者節

主人自置其醬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置作致

異爵謂尊於己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也作者 飽猶食美閩監本同考文引補本食美作美食

食棗桃李節

食中弃所操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本本弃作棄衞氏集說同

此補脫重各本同釋文出重也正義本無也字考文云古本重下有者也二字 食瓜亦祭先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從通解先下補圜字 八

孰和調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人作火

君賜車馬節

以左手覆按右手也閩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按作案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覆案

愼於尊卑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卑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愼乎尊卑也 卽不敢乘服也閩監本同毛本卽作則

凡獻於君節

及致膳於尊者之義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按義改儀 操醬齊以致命閩監本同毛本操作造

父命呼節

手執業則投之 各本同毛本投誤受

此孝子之情父沒之後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此作凡

君入門節

此一節論兩君朝聘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論作明衞氏集說同

君與尸行接武節

皆如與尸行之節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行之節誤之行迹

移之言靡匜也 惠棟挍宋本作迆正義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靡迆此本迆作匜閩監毛本同疏靡迆並放此

圈豚行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豚云本又作豚注同正義本作豚

蹜蹜如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宿宿云本或作蹜

豚循也 惠棟挍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循誤豬

君子之容舒遲節

見所尊者齊遬 石經作遬岳本同此本遬誤從攵作遫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同

舒遲閑雅也 閩監本同毛本閑作閒

凡祭節

如覩其人在此 各本同釋文覩作睹

戎容暨暨節

儀形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段玉裁挍本儀改義按正義云以義斷割使義形貌正䟽此義字之義作義形貌者是也

立容辨卑毋讇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毋讇毛本毋誤無　讇爲傾身以有下也惠棟挍宋本亦作有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釋文出有下宋監本同爲作謂監毛本有誤自衞氏集說同

若𨻶氣之躰物也閩監毛本躰作體岳本躰作休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段玉裁從九經三傳沿革例刪氣字體改休按正義云休養也躰不可訓養當以作休爲是休躰形近故致誤也

凡自稱節惠棟挍云凡自稱節上大夫節宋本合爲一節

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男上脫一某字　謹按曲禮云其與民言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按作故字　云擯者亦曰孤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云上當有故字

上大夫曰下臣節

孼當爲枿聲之誤毛本作枿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枿誤栟閩監本同按釋文出臣孼云依注音枿是亦作枿字也

若顛木之有由孼是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孼作蘖　以國之公事○出聘○補案此誤衍　是大夫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終記云凡三十三頁

禮記注疏卷三十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一

[illegible]盧氏 [illegible]校定

明堂位第十四

○陸曰鄭云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所陳列之位○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録云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

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録屬明堂陰陽按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戸八牖共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戸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按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在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録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各爲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爲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知準之所論是鄭不同之意然考工記明堂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南北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唯有一筵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既殯在路寢室外得容殯者路寢雖制似明堂其室不敢踰廟其實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是其闊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要在堂簷之下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朝直遥反注及下皆同辟王音避一本作辟正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斧音甫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注同鄉許亮反偝本又作背音佩屏並經反牖音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鎭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卽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采七在反塞先代反注同又先則反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本或無周公之字近附近之近藩本又作蕃方元反下同壹見壹又作一下賢遍反下同要一遥反

疏昔者至位也○正義曰此下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各依文解之○注周公至王也○正義曰周公攝王位者攝代也以成王年幼周公代之居位故云攝王位然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之位而稱薨同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玄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不於宗廟辟王也者按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是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謂辟成王也○注天子至立焉○正義曰以周公朝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故大誥云王若曰鄭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爲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衞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云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今云斧依故知爲斧文屏風於戶牖

闇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此以下一經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位餘有二公而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者侯對伯爲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按諸伯以下皆云之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者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者皇氏云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皇氏云在應門外之西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其當州諸侯之事即此注云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四塞世告至者此謂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夷狄爲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而來朝或已君初即位故云世告至也○注朝位至一見○正義曰上近主位尊也者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云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以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云二伯帥諸侯而入者按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是也云牧居外而糾察之也者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引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是大行人文也引之者證夷狄世一見則經之四塞世告至是也其夷狄之名此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文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者爾雅釋地所云謂殷代此明堂周公朝諸侯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志趙商問曰職方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明堂云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達其數故鄭荅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雖有與同皆數爾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也如鄭此言夷狄之名既無別國顯其名數或六或五不可知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疏】明堂至卑也○正義曰所以朝諸侯於明堂者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注朝於至等也○正義曰解周公所以朝諸侯在此明堂之意云正儀辨等者大司馬職文彼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鄭略言之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紂直九反○**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

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踐猶履也頒讀爲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相息亮反頒音班量徐音亮注同區烏侯反筐音匡筥紀吕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勳事功曰勞【疏】昔殷至天下○正義云此一節明周公有勳勞之事以殷紂亂天下周公相武王而伐之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攝之有大勳勞於天下所以封周公於魯天子之禮樂及四代服器○脯鬼侯者周本紀作九侯故庾氏云史記本紀云九侯有女入於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武王崩成王幼弱者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是幼弱也○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者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而不能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則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烈德澤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注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故洛誥云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是攝政七年冬也鄭云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即位乃用周禮是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即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天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禮既是鄭學故具詳焉○注致政至曰勞○正義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者按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授之也云王功曰勳事功曰勞者是司勳職文彼注云上功輔成王業若周公也事功曰勞者注云以勞定國若禹也周公則勳勞兼有也○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子魯太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乘繩證反注同卑必爾反本又作俾下同縢大登反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昊天上帝故不祭

【疏】是以至禮也。正義曰自此以下皆爲周公有勳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各隨文解之。注曲阜至綠縢。正義曰云曲阜魯地者按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按定四年左傳封於少皞之虛臣瓚注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云加魯以四等之附庸者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按大司徒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摠爲二十四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爲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七百里云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者按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按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故謂之成國引詩魯頌以下者詩頌閟宮文也引之者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之事云朱英綠縢者言以朱爲英飾以綠爲縢約也。注同之至伯禽。正義曰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云魯公謂伯禽者尚書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時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言若周公之魯恐天下歸心於魯故不之魯使天下一心以事周。注孟春至不祭。正義曰知孟春是建子之月者以下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此孟春是建子之月也云魯之始郊日以至者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爲魯故云魯郊日以至云大路殷之祭天車也者以下文云大路殷路知祭天車者以祭天尚質器用陶匏大路一就故知是祭天所用也以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白牡車乘殷路云弧旌旗所以張幅也者弧以竹爲之其形爲弓以張縿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云弧以張縿之幅云其衣曰韣者謂此弓之衣謂之爲韣云天子之旌旗畫日月者周禮日月爲常又云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云帝謂蒼帝靈威仰者鄭恐是昊天上帝故明之云靈威仰也知非昊天上帝者以其配后稷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也鄭以此經唯云配以后稷故知昊天上帝魯不祭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

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淸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淸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季夏戶嫁反注及下季夏夏礿皆同禘大計反大廟音泰後大廟皆同犧象素何反注下皆同罍音雷灌古亂反瓚才旦反圭瓚也彫本亦作雕篹息緩反又祖管反琖側眼反夏爵名用玉飾之散先旦反注同梡苦管反虞俎名嶡居衛反又作橛音同夏俎名裼星歷反昧音妹任而林反或而鴆反沙素何反彝音夷直如字柄也盾字又作楯常準反又音允卷本又作袞同音古本反下文同僭七尋反又則念反

【疏】季夏至下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白牡者白牡殷牲尊敬周公不可用己代之牲故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者魯得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襃崇周公於禘祭之時亦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嘗烝所用今尊崇周公故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爲瓚柄故曰大圭也。薦用玉豆者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彫篹者篹籩也以竹爲之形似筥亦薦時用也彫鏤其柄故曰彫篹也。爵用玉琖仍彫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爲之飾故曰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揔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揔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梡嶡者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禮圖

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而横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腳曰梡加腳中央横木曰嶡。升歌清廟者升升堂也清廟周頌文王詩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下管象者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也象謂象武詩也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玉戚者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衮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于卒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又一通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則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唯制夷狄樂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鉤命決亦云東夷之樂昧南夷之樂曰南與此同。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皆於大廟奏之。言廣魯於天下也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故云廣魯於天下也。注季夏至大也。正義曰羣公稱宮此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毁也左氏經以爲大室屋壞服氏云大廟之室與公羊及鄭違今所不取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者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又鄭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鄭司農注周禮司尊彝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故謂之犧尊。阮諶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云篹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知篹爲籩屬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以字從竹故知以竹爲之直柄也篹既用竹不可刻飾今云彫其直者是刻其柄也云仍因也者釋詁文也云加加爵也者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云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者鄭恐散角以璧爲之故云以璧飾其口內宰謂之瑶爵此處謂之璧角者瑶是玉名爵是摠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其實一物也云梡始有四足也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始有四足云嶡爲之距者以夏世漸文故知以横木距於足中云清廟周頌也者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云象謂周頌

武也以管播之者按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王
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爲武王樂也以管播之謂吹管播散
詩之聲也云大武周舞也者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爲大武之舞云大夏夏舞
也者以大夏是禹樂故爲夏舞引周禮昧師者證經之昧樂引詩以雅以南者證經之南夷之樂
任即南也則此詩小雅鼓鐘之詩鄭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
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
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
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今之步摇是也詩云副笄六珈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
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
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太服之周公之德宜饗此也。褘
音輝注同袒音誕摇本又作謠同以
昭反珈音加追丁回反揄羊昭反。
【疏】
君卷至大服。正義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
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夫
人副褘立于房中者戶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
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摠稱房耳皇氏云祭姜嫄之廟故有房按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
云天下大服鄭注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則是祀周公於大廟而云姜嫄廟非辭也。迎牲于門
者謂祼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孰幷酳尸之時薦豆籩也。卿
大夫贊君者贊助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以來之屬也。命婦贊夫人者命婦於
內則世婦以下於外則卿大夫妻並助夫人薦豆籩及祭事之屬也。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
刑者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舉其職事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而天下大服者以祭周公
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注副首至此也。正義曰
經云副褘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漢之步摇亦覆首故云今之步摇引詩副笄六珈者詩鄘風
刺衛宣姜之詩也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者證副者是王后首
服言追師掌爲副以供后之首服云褘王后之上服者按周禮云褘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
服但褘衣則是王后服之上者云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者此經夫人副褘是魯得服之王
者之後得行先代天子禮樂是王者之後夫人得服之云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者言其餘諸
侯夫人不得服褘衣也云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者按喪服傳云命婦者婦人
之爲大夫妻世婦與大夫位同故知內則世婦也不云女御及士
妻者以經云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略之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

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不言春祠魯在東方主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礿音藥省讀爲獮仙淺反蜡仕嫁反守手又反祊音方本又作方索所白反【疏】是故至祭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注不言至祀祊。正義曰云魯在東方者朝恒用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云王東巡守以春者鄭既明朝時闕春祭又明王巡守之時魯亦闕春祭巡守在於二月不於正月祭者皇氏云諸侯預前待於竟故不得正月祭也云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者以省獮聲相近大司馬云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故知秋田名也云春田祭社秋田祀祊者大司馬職文彼云秋祀祊鄭云祊當爲方謂四方句芒之屬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皐之言高也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與音餘伉苦浪反將將七良反【疏】大廟至應門。正義曰此一經明魯之門及廟之制。大廟天子明堂者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者言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者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注言廟至將將。正義曰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者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不必事事皆同故前文祭天不得祭圜丘又郊特牲祭天服袞冕不服大裘是不得盡如天子記者美之云天子之禮耳是知魯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者此經云天子皐門天子應門是天子有皐門應門顧命有畢門畢門則路門也是天子有路門此經魯有庫門雉門明天子亦有五門云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者此經有庫門雉門又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定二年雉門災是魯有庫雉則又有路門可知魯既有三門則餘諸侯亦有三門故云諸侯三門與但其餘諸侯有皐門應門及路門也引詩乃立皐門應門者證諸侯有皐門應門也所引詩者大雅文王緜之篇也言大王徙居岐周爲殷諸侯立此皐門應門衛亦有庫門故家語云衛莊公反國孔子譏其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是衛有庫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鐸大各反警京領反

○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屛天子之廟飾也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八窻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屛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藻本又作繰音早棁專悅反復音福注同重直龍反注同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注同坫丁念

反康音抗苦浪反欂音愽又皮麥反一音旁各反徐又薄歷反字林平碧反盧如字本又作櫨音同侏音朱㕍莫何反爲好呼報反桴思也音浮

【疏】山節至節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魯之大廟之飾○山節謂欂盧刻爲山形○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爲藻文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皇氏云鄭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窻牖也每室四戶八窻窻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于坫上故爲之反坫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爲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飾也者自山節以下皆天子廟飾也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注山節至之矣○正義曰刻欂盧也者節名欂盧釋宮云檽謂之楶李巡云檽今欂盧也則今之斗拱云畫侏儒柱者按釋宮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李巡曰梁上短柱也云鄉牖屬者詩豳風塞向墐戶是牖屬也云出尊當尊南也者以當近南迴露嚮外爲出今言出尊故知尊南也云禮君尊于兩楹之間者以燕禮燕臣子列尊于東楹之西今兩君敵體當尊在兩楹之間故鄉飲酒賓主敵體尊于房戶間是也皇氏解此用燕禮之文尊于東楹之西爲兩楹之間失之矣云康讀爲亢龍之亢者按易乾上九亢龍有悔讀從之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者屏謂之樹釋宮文漢時謂屏爲浮思故云今浮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或解屏則闕也古詩云雙闕百餘尺則闕於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兩旁相對近道大略言之亦謂之當道故讖云代漢者當塗高謂魏闕也云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者言古之疏屏似今闕上畫雲氣蟲獸如鄭此言似屏與闕異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鸞或爲欒也○鉤古侯反乘徐食證反注同欒力丸反

【疏】鸞車至路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之車其制各別○鸞車車有鸞和也路則車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者鉤曲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大路殷路也者大路木路也○乘路周路也者乘路玉路也周王禮故用玉○注春秋傳曰大路素○正義曰按桓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云大路素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

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綏依注爲緌耳隹反注之樹反旄音毛杠音江麾毀皮反左杖直亮反鉞音越 疏 有虞至大赤○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旌旗有虞氏之旂者旂當爲綏但注旄竿首未有旂縿夏后氏之綏者鄭云綏當爲旂夏后氏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旂縿○殷之大白謂白色旗周之大赤者赤色旗此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注有虞至田也○正義曰知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者以虞質於夏故知虞世但注旄夏世始加旂縿知注旄牛尾於杠者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是也云所謂大麾者所謂巾車建大麾以田者是也必知此綏當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然巾車注云正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綏爲有虞氏所建綏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竿首夏后氏之旂若去旂縿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綏也以巾車連大白大赤故以綏麾爲之旗引書曰者牧誓文引之者證白旄以指麾是大麾也引周禮者巾車職文明天子所用然則魯之所用亦當然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騂剛 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爲純白凶也騂剛赤色○駱音洛鬣力輒反蕃鬣字又作番音煩郭璞云兩披髮騂息營反又呼營反正音征又如字爲于僞反 疏 夏后至騂剛○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后氏駱馬黑鬣者駱白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云駱也夏尚黑故用黑鬣也殷人白馬黑首者殷尚白故白馬也純白似凶故黑頭也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以鬣爲所尚也○周人黃馬蕃鬣者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而用赤鬣爲所尚也熊氏以爲蕃鬣爲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騂剛者騂魯用三代牲也騂赤色也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泰用瓦著著地無足○大音太本亦作泰著直略反注同 疏 泰有至尊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也虞尊用瓦名泰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者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者罍爲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著殷尊也者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也然殷尊無足則其餘泰罍犧並有足也○犧象周尊也者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注泰用至無足○正義曰以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檀弓又云有虞氏瓦棺故知泰尊用瓦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斝音嫁又古雅反注同 疏

爵夏至以爵。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於其上。夏后氏以琖者
夏爵名也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是也。殷以斝者殷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故名斝斝
稼也。周以爵者皇氏云周人但用爵形而不畫飾按周禮太宰贊玉
几玉爵然則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皇氏云周爵無飾失之矣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
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勺市灼反下同禴音藥祼古亂反

疏 灌尊至蒲勺。正義曰此一節明魯有三代灌尊及
所用之勺。夏后氏以雞夷者夷即彝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爲雞形而畫
雞於彝。殷以斝者鄭司農云畫爲禾稼周以黃目者以黃金爲目皇氏云夏后氏以瓦泰之上
畫以雞彝殷著尊畫爲稼彝然尊彝別作事不相依而皇氏以當代尊爲彝文無所據假因當
代尊爲彝則夏后氏當因山罍不得因虞氏瓦泰皇氏之說其義並非也。夏后氏以龍勺者勺
爲龍頭。殷以疏勺者疏謂刻鏤通刻勺頭。周以蒲勺者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爲鳧頭其
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注夷讀至頭也。正義曰引周禮春祠夏禴以下司尊彝職
之文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者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者義
亦然必知一時之祭并用兩彝者以下云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犧象不可即爲二時故
知兩彝秖當一節皇氏沈氏並云春用雞彝夏用鳥彝秋用斝彝冬用黃彝春屬雞夏屬鳥秋屬
收禾稼冬屬土色黃故用其尊皇氏等此言文無所出謂言及於數非實論也種曰稼斂曰穡秋
時不得稱稼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冬即色玄不得用黃彝也下追享朝享用虎彝蜼彝追享謂祈
禱也朝享謂月祭也若有所法則四時不同何以獨用虎蜼又崔氏義宗廟祫祭用十八尊祫在
秋禘祭用十六尊禘在夏也是一時皆數兩彝得爲十八十六
若每時用唯有一彝秖十七十五是知皇氏等之說其義非也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蕢當爲凷聲之誤也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
。蕢讀爲凷苦對反桴音浮葦于鬼反籥音藥蕢其位反又苦怪反笛本又作篴音
狄

疏 土鼓至樂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用古代之樂土鼓謂築土爲鼓蕢桴以土塊爲桴。
葦籥者謂截葦爲籥此等是伊耆氏之樂魯得用也。注蕢當至氏者。正義曰經云蕢
者草名與土鼓相對故讀爲凷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者禮運云伊耆氏始爲
蜡蜡是報田之祭按易繫辭神農始作耒耜是田起於神農故說者以伊耆氏爲神農也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
鼓揩擊謂祝敔皆所以節樂者也

四代虞夏殷周也。拊芳甫反搏音博揩居八反注同大琴徐本作瑟鞻音康柷昌六反敔魚呂反本又作圉 疏 拊搏至器也。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樂器但四代漸文不如土鼓葦籥之質故別起其文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 疏 魯公至室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注武公至名敖。正義曰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故下云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鄭云亦近誣矣是不實也伯禽玄孫者按世本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是伯禽玄孫名敖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廩力甚反頖音判委于僞反又作積丁賜反矇音蒙 疏 米廩至學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者言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氏之庠爲廩以藏粢盛。序夏后氏之序也者是夏家之學也。注魯謂至祭之。正義曰虞帝上孝者尚書云烝烝乂又禮記云舜其大孝也與是虞帝上孝也云今藏粢盛之委焉者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按桓十四年御廩災公羊云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云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者大司樂文云於此祭之者謂於此瞽宗祭之故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貫古喚反璜音黃父音甫注同分魯扶問反 疏 注崇貫至之璜。正義曰知皆國名者春秋宣元年晉趙穿侵崇又書傳有崇侯虎貫與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封父亦國名云文王伐崇者詩大雅文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者按昭十五年左傳云密須之鼓闕鞏之甲以賜晉是遷其重器以分同姓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疏 注越國至拔棘。正義曰以崇鼎貫鼎是崇貫所出之鼎則知越棘是越國所有之棘引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者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爲戟棘戟方言文也〇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

殷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朄縣鼓〇縣音玄注及下注同簨本又作筍恤尹反虡音巨植而力反又音置徐音徒吏反又徒力反鼗音桃應應對之應朄音胤 疏 注殷頌至縣鼓正義

曰所引殷頌者那之篇鄭注云置讀曰植植鞉鼓引之者證殷楹鼓引周頌有瞽之篇者按周頌有瞽始作樂合於大祖經云應田縣鼓毛傳云田大鼓鄭云田當爲朄朄小鼓在大鼓之旁引之

者證周之縣鼓〇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羲者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

中之簧也世本作曰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〇鐘章凶反說文作鍾以此鍾爲酒器字林之用反媧徐古蛙反又古華反共音恭宓音密本又作虙音伏戲音羲句其俱反字又作劬 疏

垂之至笙簧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先代之樂〇垂之和鍾者垂之所作調和之鍾〇叔之離磬者叔之所作編離之磬〇女媧之笙簧者女媧所作笙中之簧言魯皆有之〇注垂堯之共工也

至女媧作笙簧〇正義曰按舜典垂作共工謂舜時也鄭不見古文故以爲堯時云女媧三皇承宓羲者按春秋緯運斗樞差德序命宓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是承宓羲者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

姓承庖羲制度始作笙簧無所革造故易不載不序於行蛇身人首是也云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者聲解和也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磬希疏相離云世本作曰者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

諸作事云無句作磬者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也〇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橫曰

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贏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

崇牙樹羽〇翣所甲反又作翣植市力反徐徒力反贏力果反重直龍反挂音卦紘徐音宏戴以音戴〇 疏 夏后至璧翣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〇夏后氏之龍簨虡者謂

簨虡之上以龍飾之〇殷之崇牙者謂於簨之上刻畫木爲崇牙之形以挂鍾磬周之璧翣者謂周人於此簨上畫繒爲翣戴之以璧下縣五采羽挂於簨角後王彌文故飾彌多也〇注橫曰至

樹羽〇正義曰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贏屬者按考工記筍飾之以鱗屬鍾虡飾之以贏屬磬虡飾之以羽屬如考工記之文則筍飾以龍此經并云虡者蓋夏時簨之與虡皆飾之

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簨虡或可因簨連言虡也云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者詩周頌云設業設虡以業虡相對故知業則簨也其實簨上更加大版刻崇牙謂之業故詩大雅云虡業惟樅注云

虡也拘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是也云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者翣扇也言周畫繒爲扇戴小璧於扇之上云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虡之角上者按漢禮器制度而知也引

周頌者證簨虡及崇牙樹羽之義皇氏云崇牙者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爲牙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

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敦音對又都雷反連本又作璉同力展反瑚音胡簋音軌○疏注皆黍至未聞○正義曰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簠簋連文故云黍稷器也按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簋異同未聞也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言魯之所得唯此耳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椇俱甫反斷丁亂反又丁管反嶡俱衞反橫古曠反又音光又華盲反枳吉氏反橈音擾跗方于反疏注梡斷至大房○正義曰知梡斷木爲四足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但有四足而已云謂中足爲橫距之象者以言嶡謂足以橫蹷故鄭讀嶡爲蹷謂足橫辟不正也今俎足間有橫似有橫蹷之象故知足中央爲橫距之象言雞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橫而相距也云周禮謂之距者非周禮正文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距是也云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者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故陸機草木疏云椇曲來巢殷俎似之故云曲橈之也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者按詩注云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柎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也但古制難識不可委知南北諸儒亦無委曲解之今依鄭注略爲此意未知是否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楬徐苦瞎反注同又苦入反獻素何反禿土木反○疏注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韍或作黻○黻音弗韎莫拜反○疏有虞至龍章○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韍制○有虞氏服紱者直以韋爲韍未有異飾故云服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注韍冕至而已○正義曰易困卦九二爻辭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韍爲祭服也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者按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爲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氣主盛也○夏

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尙非疏注此皆至尙非。正義曰夏后氏尙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云言尙非者按儀禮設尊尙玄酒是周家亦尙明水也按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下則周世不尙酒故知經言尙者非也。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疏有虞至三百。正義曰此經明魯家兼有四代之官然魯是諸侯按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立四代之官而備三百六十職者當成王之時褒崇於魯四代官中雜存官職名號是使魯有之非謂魯得盡備其數但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有虞氏官五十者鄭差之當爲六十。夏后氏官百者鄭差之當爲百二十。殷二百者鄭差之當爲二百四十。周三百者鄭據記時冬官亡矣故言三百若兼冬官則三百六十也。注周之至記也。正義曰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者小宰職文云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者以此經四代相對各陳其官宜舉實數故云冬官亡矣若文無所對即舉其成數故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禮序云舉大略小關其殘者是與此經不同引昏義者欲證明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耳按尙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與此數不同者禮是記事之典須委曲備言書是疏通之教故舉大略小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綏耳佳反注竝同綢吐刀反注同徐音儔從才用反下同遣弃戰反夾古洽反柩其久反熏字又作纁香云反縿所銜反疏有虞至璧翣。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有虞氏之綏者則前經注旄於竿首。夏后氏之綢練者謂綢杠以練又爲之旒。殷之崇牙者謂刻繒爲崇牙之形飾旌旗之側。周之璧翣者謂周代以物爲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而郭柩車。注綏亦至旒九。正義曰綏亦旌旗之綏者以前經云夏后氏之綏是旌旗之綏故云綏亦旌旗之綏綏謂注旄竿首也云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者既綢杠以練又知以練爲旒者以爾雅云練旒九也云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也者前

經云簨虡既以崇牙爲飾此旂旗又飾以崇牙故云恒也周亦武取天下但殷既以牙爲飾周世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復用牙云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者以前文崇牙璧翣是飾簨虡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按檀弓綢練設旐夏也是喪葬旌旗故知喪葬之飾引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者證明葬有旌旗及翣之義云天子八翣皆戴璧者天子八翣禮器文皆戴璧即此璧翣天子之禮也云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並喪大記文也引檀弓孔子之喪及爾雅者證明此經是喪葬之飾并明綢練之義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資或爲飲。傳丈專反注同弒本又作殺音試注同誄力軌反髽側瓜反臺音胡駘大來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

【疏】凡四至樂焉。正義曰此一經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經結之後美大魯國也然言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又有女媧氏笙簧非唯四代而已今此祇言四代者據其多者言之唯舉四代耳其間亦有但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有用之不謂事事盡用。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者作記之時是周代之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者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爲王者之後魯是周公之胄是天下資禮樂焉。注春秋至臺駘。正義曰按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許羽父使賊弒隱公是弒一君也莊三十二年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是弒二君也閔二年慶父又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弒三君也云士之有誄由莊公始者檀弓文在左傳莊十年乘丘之役也云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者亦檀弓文左氏襄四年臧武仲與邾人戰於臺駘被邾人所敗是其事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一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三十一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一

明堂位第十四

按鄭目録云名曰明堂者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堂下有位字

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　閩監毛本作似衞氏集說同此

本似誤以按似誤以與玉藻疏同 今漢立明堂於丙巳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巳作乙 其室不敢踰廟 閩監毛本室作飾

昔者周公節

不於宗廟辟王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辟王云一本作辟正王考文引古本王上有正字按正義云辟王謂辟成王也是正義無正字於字各本同毛本作于

負之言背也 各本同釋文出偝也云本又作背正義本作背

鎭服蕃服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蕃作藩釋文出藩服云本又作蕃下同正義本作蕃○按藩正字蕃假借字 新君卽位 各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新王新君卽位按正義云或新王卽位而來朝或已君初卽位是世告至兼新王新君二義也○按考文所謂古本多本之正義 侯服歲一見 各本同釋文出壹見云壹又作一

昔者至位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正義曰此下節 閩監本同毛本下作一 明堂云朝位服事之國數 閩監本同毛本位作謂

明堂也者節

明堂至卑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昔殷紂亂天下節

昔殷至天下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侯女不好淫 惠棟挍宋本侯上有九字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罪人謂周公屬黨也 惠棟挍宋本有謂字此本謂字脫閩監毛本同 明年秋迎周公而反 惠棟挍宋本有秋字此本秋字脫閩監毛本同

是以封周公於曲阜節 惠棟云是以節季夏節君卷節是故夏礿節大廟節振本鐸節山節節鸞車節有虞節夏后節泰有節爵夏后節灌尊節士鼓節拊

搏節魯公節米廩節崇鼎節越棘節夏后節垂之節夏后節有虞節俎有節夏后節有虞節有虞節有虞節有虞節有虞節凡四代節宋本合三十節爲一節

俾侯于魯各本同釋文出卑侯云本又作俾下同○按俾正字卑假借字

是以至禮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摠爲二十四同謂百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重同字衛氏集說同

季夏六月節

雕篹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雕篹云本亦作雕按正義作彫與釋文本同　朱干玉戚各本同毛本干誤于　象骨飾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象骨上有象樽以三字足利本無以字○按段玉裁校本作象尊象骨飾之作樽俗字　鬱鬯之器也黃彝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鬱鬯上有鬱尊二字黃彝上有黃目二字　彫刻飾其直者也惠棟校宋本作雕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雕作彫閩監毛本同　周禮昧師

掌教昧樂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昧並作韎○按周禮作韎　唯制夷狄樂聖王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校唯改誰按白虎通作誰制夷狄之樂以爲先聖王也　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者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沙作莎下沙羽同　故謂之犧尊惠棟校宋本作象此本象作尊閩監毛本同

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下之字孫志祖校云之疑其

君卷冕立于阼節

百官廢職服大刑惠棟校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官作宮　君卷至大服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君待之於阼階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待閩監本待作持　謂朝踐及饋孰并酳尸之時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孰作熟并誤拜　命百官各揚舉其職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命作令

山節藻棁節

刮刮摩也各本同釋文摩作劘嘉靖本同　今桴思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桴作浮續通解同釋文出桴思云音浮　山

節至飾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爲雲氣蟲獸也閩監毛本蟲誤蠱下爲雲氣蟲獸畫雲氣蟲獸並同　爲兩楹之間失之矣閩監本同毛本爲誤謂考文引宋本無兩字　今浮思也者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浮作桴下爲浮思今浮思角浮思闕浮思則浮思曰浮思並同

有虞氏之旂節

武王左杖黃鉞○各本同釋文杖作仗按杖正字仗俗字　有虞至大赤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泰有虞氏之尊也節

泰有虞氏之尊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大云本又作泰　泰有至尊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其餘泰罍犧閩監本作餘毛本餘誤虞

爵夏后氏以琖節

爵夏至以爵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贊玉几玉爵惠棟按宋本作几閩監毛本几誤凡

灌尊節

灌尊至蒲勺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冬屬土色黃閩監毛本如此浦鏜按從續通解土色黃改元黃色　是知皇氏等之說閩監本同毛本誤作是知皇氏之等

土鼓蕢桴節

土鼓至樂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截葦爲籥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截誤㦸衞氏集說同　以伊耆氏爲神農也閩監毛本

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

拊搏節

中琴小瑟各本同毛本小誤七　拊搏以韋爲之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韋誤葦衛氏集說同　拊搏至器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垂之和鍾節

垂之和鍾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鍾作鐘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鐘釋文出和鍾云說文作鐘以此鍾爲酒器按此本疏中和鍾字作鍾閩監毛本仍作鍾　女媧之笙簧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媧誤蝸釋文出女媧　承宓義者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義作犧岳本義作戲釋文出戲云音義　垂堯之共工也至女媧作笙簧惠棟挍宋本作垂堯至媧作笙簧　承庖義制度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義作犧衛氏集說同庖作包

夏后氏之龍簨虡節

以挂縣紘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紘段玉裁挍本云詩有瞽疏引作紞爲是釋文作紘非也冠之制紞下垂紘不下垂詩齊風箋正作縣紞　戴以璧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戴作載按釋文出載以云音戴孔陸異本監毛以釋文改正義本非也二本疏中仍作戴　夏后至夒婁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挂鍾磬閩本鍾字同監毛本鍾作鐘下鍾字同閩監本挂作掛○按掛俗挂字　故知業則簨也閩監本同毛本業字誤倒在故知上

有虞氏之兩敦節

夏后氏之四連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四連云本又作璉○按依說文當作槤从木連聲段玉裁云周禮管子多以連爲輦韓勑禮器碑胡輦器用卽胡連也　故云

黍稷器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黍上補脊字按衞氏集說作故鄭云皆黍稷器疑皆字當有

俎有虞氏以梡節

皆及俎距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距作拒　椇曲來巢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挍本云椇當作枳云枳椇卽宋玉賦之枳句又卽說文之迟曲　但古

制難識不可委知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委作悉衞氏集說同

有虞氏祭首節

言尚非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非作也考文引足利本作言尚非也

有虞氏官五十節

何得備立四代之官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立作爲衞氏集說無立字

有虞氏之綏節

般又刻繒爲重牙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重作崇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盧文弨挍云按前注亦作重牙　纁白繆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熏云字又作纁浦鏜挍白字改帛按浦鏜是也

凡四代之服器官節

資或爲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作資或爲諮也○按飲必誤字而古本不可信　凡四至樂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經

結之於後惠棟挍宋本有於字衞氏集說同此本於字脫閩監毛本同　又有女蝸氏笙簧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氏作使衞氏集說亦作之蝸作媧

圉人犖賊子般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賊誤弒下卜齮賊公于武闈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一終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一終宋監本禮記卷第九經三千六百五十一字注六千三百五十五字嘉靖本禮記卷第九經三千六百三十七字注六千三百四十九字

皇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禮記注疏卷三十一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二

喪服小記第十五

○陸曰鄭云以其記喪服之小義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録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録屬喪服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衰七雷反下並同括古活反爲于偽反注及下注同免音汶篇內同

齊衰惡笄以終喪 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齊音咨又作齋笄古兮反卷俱免反下皆同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 別男女也○冠古亂反下同髽側巴反別彼列反下文有別注不服別畢別皆同 疏 斬衰至則髽○正義曰此一節論斬衰齊衰之喪男女括髮免髽之異○斬衰者主人爲父之服也括髮者爲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括髮者鄭注喪服云括髮以麻者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爲母括髮以麻者爲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爲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而括髮至尸出堂子拜賓事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後子往即堂下之位時則異也若爲父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絰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絰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注母至而免○正義曰又哭是小斂拜賓竟後即堂下位哭踊時也故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髺髮袒此是初括髮哭踊之時也又云男女奉尸侇于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此是又哭之節若爲父於此時猶括髮若爲母於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爲母又哭而免○齊衰惡笄以終喪○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惡笄者榛木爲笄也婦人質笄以卷髮帶以持身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故要絰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惡笄以終喪○男子至則髽○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節但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是明男女首飾之異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髽者吉時首飾既異今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髽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者鄭注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幓頭矣髽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形有異同謂之髽也

今辨男女竝何時應著此免髽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唯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別其麻髽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髽亦用麻也何以知然按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鄭玄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依如彼注既云猶男子括髮男子括髮先去冠纚用麻婦人亦去笄纚用麻故云猶也又同云用麻不辨括髮形異則知其形如一也以此證據則知有麻髽以對男括髮時也又知有布髽者按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髽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爲母免時則婦人布髽也又若成服後男或對賓必踊免則婦人理自布髽對之知有露紒髽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明知此服竝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不用布髽故知恒露紒也故鄭注喪服云髽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髽也何以然喪服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服之未成義也既言髽衰三年益知恒髽是露紒也又就齊衰輕期髽無麻布何以知然按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總總爾無扈扈爾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紒悉名髽也又按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云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去纚大紒曰髽若如鄭旨既謂是姑姊妹女子子等還爲本親父母等唯云去纚大紒不言布麻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恒居之髽則有笄何以知之按笄以對冠男在喪恒冠婦則恒笄也故喪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鄭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以兼此經注又知恒居笄而露紒髽也此三髽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正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是斬衰之髽用麻鄭注以爲露紒明齊衰髽用布亦謂之露紒髽也。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者庾蔚云喪服往往寄異以明義或疑免髽亦有其旨故解之以其義以上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髽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故云其義也此經既論括髮免髽之異須顯所著之時崔氏云立義既載五服變除今要舉變除之旨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又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知不徒跣不扱衽者問喪文知去纚者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纚知著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鄭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纚知者鄭注士喪禮文男子婦人皆吉屨無絇其服皆白布深衣知者鄭注喪服變除文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故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髺髮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故鄭注喪服變除云尸襲去纚括髮在二日小斂之前是據大夫也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皆俱二日故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纚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也以其始死

哀甚未服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絰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故鄭注云。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故士喪禮既殯說髦喪大記云小斂說髦括髮是正其故括髮也非更爲之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故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故士喪禮云主人髻髮婦人髽于室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髽故此經云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髽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絰故士喪禮小斂之前陳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亦散垂斂訖主人拜賓乃襲絰于序東既夕禮三日絞垂鄭注云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是主人及衆主人皆絞散垂此襲帶絰絞垂日數皆士之禮也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服之精麤及日月多少及葬之時節皆具在喪服及禮文不能繁說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鄭注云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諸文言髽見婦人也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故下檀弓云弁絰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鄭注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絰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爲葛雖受變麻爲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絰不說帶鄭云不說帶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按文直云婦人不辨輕重故鄭爲此解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絰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爲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絇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二十七月而禫服玄冠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所謂纖冠而練纓吉屨踰月服吉間傳所謂禫而纖父沒爲母與父同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變除與父沒爲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畢。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此皆崔氏準約禮經及記

而爲此説其有乖僻者今所不取○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疏苴杖至桐也○正義曰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杖有苴削異者苴者黯也夫
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
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中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
削杖者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
且桐隨時凋落此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祖父卒而后
爲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苴七余反削思略反疏祖父至三年○正義曰此一經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
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事事得申如父卒爲母故三年若祖父
卒時父已先亡亦爲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沒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
也○注祖父至沒也○正義曰言亦謂無父者若父在則不然也○爲父母長子稽顙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爲于爲反下爲大夫爲無後並同長
丁丈反篇內並同稽音啓顙素黨反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
其餘則否恩殺於父母○殺所戒反徐所例反後文注同疏爲父至則否○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合稽顙之事各依文解之○爲父母長子稽顙者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
者也父母長子並重故也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前文爲父母長
子稽顙謂平等來弔故先稽顙而後拜若爲不杖齊衰以下則先拜賓後稽顙今大夫弔士雖是
緦麻之親必亦先稽顙而後拜故皇氏載此稽顙謂先拜而後稽顙若平等相弔小功以下皆不
先拜後稽顙若大夫來弔雖緦麻必爲之先拜而後稽顙今刪定云小功以下不稽顙文無所出
又此稽顙與上文稽顙是一何得將此爲先拜後稽顙其義非也○婦人爲夫與長子稽
顙其餘則否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也○男
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疏男主至異姓○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外成之事庾氏云
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也今或無適子適
婦爲正主遣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若攝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注謂爲
至外成○正義曰知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者以經云必使同姓必使異姓故知先無主後云異姓
同宗之婦也者同宗謂喪家同宗其婦必與喪家異姓故云異姓同宗之婦云婦人外成者解婦
主使異姓之意今與死者同姓婦人不得與喪家爲喪主以其外成
適於他族故不得自與已同宗爲主此云異姓者與夫家爲異姓○○爲父後者爲出母

無服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爲出于僞反下注爲其族人爲其兄弟同傳丈專反下傳重皆同疏爲父至無服○正義曰此一經論適子承重不得爲出母著服之事出母謂母犯七出爲父所遺而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爲出母期若父沒後則適子一人不復爲母服所以然者已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無服○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已音紀○疏親親至畢矣○正義曰此一經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疏著服之節親親以三者以上親父下親子并已爲三故云親親以三爲五者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爲者三今加祖及孫故言五也以五爲九者已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兩孫以四籠五故爲九也然已上親父下親子合應云以一爲三而云以三爲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相親之說不須分矣而分祖孫非已一體故有可分之義而親名著也又以祖親曾祖以孫親曾孫應云以五爲七今言九者曾祖曾孫爲情已遠非已一體所親故略其相親之言也庾氏云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上殺者據已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但父祖及於已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祖高祖非已同體其恩已疏故略從齊衰三月曾高一等所以喪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於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服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父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爲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爲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而曾孫正卑故正服緦麻曾孫既緦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且曾孫非已同體故服不依次減殺略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已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斷殺便正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爲而期同堂兄弟疏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爲子期而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爲於子本應報以三年特爲尊是故降至期而兄弟之子爲世叔本應九月但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比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

子期且己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欲見猶子之義與己子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
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
弟之子又疏故宜緦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爲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
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爲之緦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爲曾孫三月爲兄弟
曾孫以無尊降之故亦爲三月。而親畢矣者結親親之義也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
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上。王如字又于況
反下同禘大計反而立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庶子王亦如之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
時衛侯元有兄縶○兄縶知急反【疏】王者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庶子之郊天立廟與適子同之義各依文解之。○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禘大祭也謂夏正郊天自從也
王者夏正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以其祖配之者以其先祖配祭
所出之天。而立四廟者既有配天始祖之廟而更立高祖以下四廟與始祖而五也。庶子王
亦如之者天位尊重故雖庶子而爲王者則郊天立祀五廟事事亦如適子爲王也嫌其不得故
特明之。注禘大至不上。正義曰禘大祭也爾雅釋天文云自外至者無主不上公羊宣三年
傳文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注世子至兄縶。正義曰以其庶子
爲主明知世子有廢疾不可立也云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者按昭七年左傳稱長子孟縶之足
不良而立次子元元即衛靈公也○別子爲祖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別爲宗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
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爲小宗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禰乃禮反有五世而遷之
宗其繼高祖者也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
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宗者祖禰之正體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明其尊宗以爲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適丁歷反篇內同。【疏】別子至宗也。○正義曰此一節
竝論尊祖敬宗之義各依文解之。○別子爲祖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
者別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注謂之至先君。○正義曰鄭

云此者決上文庶子王今諸侯庶子乃謂之別子是別爲始祖若稱庶子及公子若世子不立則
庶子公子皆得有禰先君之義今言別子明適子在故云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別
爲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繼禰者爲小宗○禰謂別
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爲小
故云小宗也○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五世者謂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
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爲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其繼高祖者此五世合遷之宗是繼高
祖者之子以其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而猶爲宗其繼高祖者之子則已滿五世禮合遷徙但記
文要略唯云繼高祖其實是繼高祖者之子也○注謂小至則遷○正義曰言或繼高祖或繼曾
祖或繼祖或繼禰者以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有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或有繼曾祖者與
再從兄弟爲宗或有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或有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不廢族人一身凡事
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
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於族人唯一俱時事四小宗兼大宗爲五也又云
皆至五世則遷者繼高祖者至子五世繼曾祖者至孫五世繼祖者至曾孫五世繼禰者至玄孫
五世也是皆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自隨近相宗然則小宗所繼非
一前文獨云繼禰者爲小宗雖四初皆繼禰爲始據初爲元故特云繼禰也○是故至禰也○四
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
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爲宗是宗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祖故敬宗更覆說云
敬宗所以尊祖禰覆結尊祖之文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此猶尊宗之義也庶子適子
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云明其宗也○注
禰則至庶也○正義曰鄭據子名對父此言庶子則是父庶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云禰
則不祭也而記不應言不祭祖祖是對孫今既云庶子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士適士
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爲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
祖廟祭之故云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者解所以謂禰適爲庶子之
義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五宗
悉然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爲于僞反下注爲君母自爲已同

疏 庶子至故也○正義曰此亦尊宗之義也然此所明與喪服中義同而語異也喪服明父是適爲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者也是互相明也但經記文混正不知
幾世之適得遂茲極服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而鄭注此云言不繼祖
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矣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故至已承二重而

爲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爲長子斬也如庾氏此言則父適二世承重則得爲長子三年也而鄭不明言世數者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然孫系於祖乃爲長子三年而此不云庶孫不得爲長子必云庶子者孫語通遠嫌或多世今欲明比祖非遠故言子以示近既義須繼祖言不繼祖自足又曰與禰者庾氏云若直云不繼祖恐人謂據庶子長子死者之身不繼祖故更言不繼祖與禰欲明死者之父不繼祖與禰非據死者之身鄭注喪服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則是父之適子即得爲長子三年此經云必爲父適祖適乃得爲長子斬者但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已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未成適則不得重長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也然已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爲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祭然禮爲後者有四條皆不爲斬何者有體而不正有正而不體有傳重而非正體有正體而不傳重是也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正體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斬也唯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殤音傷祔徐音附所食音嗣共音恭墠皇音善徐徒丹反○

疏 庶子至祔食○正義曰此事與曾子問中義同而語異也曾子問中是明宗子所得祭就宗子之家宗子主其禮今此所言是庶子不得在當家祭者也○庶子者謂父庶及祖庶也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不得祭殤者謂父庶也不祭無後者謂祖庶也○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者解庶所以不自祭義也已不得祭父祖而以此諸親皆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自祭之也○注不祭至祭之○正義曰云不祭殤者父之庶者謂已是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是父之庶子庶子所生之適子爲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其已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子殤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者已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已若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已是曾祖庶不合立曾祖之廟故不祭之此直云祖之庶不云曾祖之庶者言祖兼曾祖也此無後者身並是庶若在殤而死則不合祭也云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者一是殤二是無後此二者當從死者之祖而附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祭祖無所食以私家不合祭祖無處食之也云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者謂殤者之親共其牲物而宗子直掌其禮庾氏云此殤與無後者所祭之時非唯一度四時隨宗子之家而祭也但牲牢不得同於宗子祭享之禮故曾子問注云凡殤特豚其義具曾子問疏

云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已於祖爲庶故謂已子爲祖庶之殤已是父適得立父廟故自祭子殤在於父廟也云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者昆弟謂已之昆弟已是祖庶祭無後昆弟當就祖廟已無祖廟故不祭無後昆弟云諸父也者已是曾祖之庶祭諸父當於曾祖之廟已無曾祖之廟故不祭無後諸父云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者宗子合祭諸父諸父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唯有祖禰二廟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若宗子爲大夫得立曾祖廟者則祭之於曾祖廟不於墠也若宗子有太祖者不立曾祖廟亦祭之於墠按祭法云先壇後墠今祭之墠者皇氏云以其無後賤之故於墠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疏】庶子至宗也○正義曰解庶所以不祭殤義也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其禰明其有所宗既無禰廟故不得祭子殤也○注謂宗至亦然○正義曰前文云不祭祖以有祖廟故注云宗子庶子俱爲適士此文云不祭禰唯有禰廟故注云宗子庶子俱爲下士若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是有祭義若宗子爲下士是宗子自祭之庶子不得祭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言服之所以隆殺【疏】親親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經論服之降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男女之有別也○人道之大者也言此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人間道理最大者皇氏云親親結上以三爲五尊尊結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長長結上庶子不祭祖按鄭注云言服之所以降殺爲服發文記者別言其事非是結成上義上文自論尊祖敬宗不論服之降殺皇氏說非也○**從服者所從亡則已**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已音以**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爲已之母黨**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女君猶爲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則不爲于僞反注妾爲猶爲皆同期音朞下文及注不及期皆同施以豉反【疏】從服至子服○正義曰此一節論從服之事各依文解之○從服者按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從雖亡則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則所從亡而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則臣不服君黨親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爲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上云所從亡則已已止也止謂徒從亡則止而不服者○注謂若至母也○

正義曰鄭此謂略舉一隅也○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此明屬從也屬者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鄭特云謂若自為己之母黨者亦舉一隅也○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妾服女君之子皆與女君同此云從而出謂姪娣也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母自為子猶期姪娣不復服出女君之子已義絕故也〇

禮不王不禘

禘謂祭天

疏 禮不王不禘○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郊天之事王謂天子也禘謂郊天也禮唯天子得郊天諸侯以下否故云禮不王不禘此經上下皆論服制記者亂録不禘之事則在其間無義例也以承上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知謂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禘也○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故親之也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本所以正見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婦為主○其為妻于偽反注為妻猶為皆同伸音申正見賢遍反以上時掌反凡以上皆同〇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養以尚反

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為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為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為王者後及所立為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

疏 世子至士服○正義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者世子謂天子諸侯之適子與君連體故不降妻之父母親之故也○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者世子既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亦不降與大夫之適子為妻同也○注世子至為主○正義曰知世子是天子諸侯之適子者以其春秋王與諸侯適子皆稱世子云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者言世子為妻亦齊衰不杖亦者亦如大夫之適子為妻知齊衰不杖者以喪服齊衰不杖者稱大夫適子為妻○故知齊衰不杖所以不杖者父為主其子不得伸今世子為妻亦不杖故云君為主子不得伸也云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者此解經所以言世子與大夫適子同齊衰以大夫適子喪服齊衰不杖有成文故云據服之成文也云本所以正見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婦為主者言本主謂喪服本文也喪服若舉世子為妻嫌大夫以下有降喪服若舉士子為妻其士既職卑本無降服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為適婦而降故特顯之○注祭以至卑之○正義曰云尸服士服者謂尸服玄端若君之先祖為士大夫則服助祭

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玄端是也○注謂父至衣物○正義曰知謂父以罪誅者以其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爲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之禮待之士是爵之最卑故服其士服云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者按尚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是擇其賢者不立封紂子是也云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者按左傳云宋祖帝乙帝乙是以禮卒者而宋祀以爲祖明其服天子之服推此則諸侯亦然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爲于僞反下文不爲注不相爲同 疏 婦當至遂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當喪而出者謂正當舅姑之服時被夫遣出者也恩情既離故出即除服也○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者謂妾自有父母喪時也女出嫁爲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妻被夫遣歸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故其情更隆於父母也故云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者已止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內則止不更反服也所以然者若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服變節故女遂止也○未練而反則期者此謂先有父母喪而爲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遣之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反命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應應對之應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衰衰並色追反下益衰同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禫大感反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必爲于僞反注爲之下注父爲之下爲君皆同少詩照反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疏

再期至喪也。○正義曰此一節揔明遭喪時節除降之義故期而祭禮也者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悽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言於禮當然。○期而除喪道也者言親終一期天道故變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祭不爲除喪也者言爲此練祭自爲存念其親不爲除喪而設除喪祭自爲天道感殺不爲存親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爲也故云祭不爲除喪也此除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爲也若至大祥除喪此除喪亦兼之也大祥祭除喪亦與大祥同日不相爲元意各別也但祭爲存親除喪爲天道之變庾氏賀氏並云祭爲存親幽隱難知除喪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之祭爲除喪而祭故記者特明之云祭不爲除喪也然祭雖不爲除喪除喪與祭同時揔而言之練祭祥祭亦各除喪也故下文云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也又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練祥之祭揔名除喪。○注禮正至爲也。○正義曰按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公羊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是也。○三年至除喪。○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而後始葬必再祭者謂練祥祭也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爲此練祥。○其祭之閒不同時者練之與祥本是別年別月今雖三年之後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祥時除衰杖注再祭至不禫。○正義曰知再祭練祥者下云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再祭非虞祔又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頴其練祥皆行故知再祭謂練祥也云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者如鄭此言則虞祔依常禮也必知虞祔依常禮者以經云必再祭恐不爲練祥故特云必再祭明虞祔依常禮可知云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爲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大功至而已。○此明爲人主喪法也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喪者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爲之主喪故云主人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爲主而子猶幼少未能爲主故大功者主之爲之練祥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者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爲練祥但爲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爲練祥則虞祔亦爲之可知。○注大功至可也。○正義曰親重者爲之遠祭親輕者爲之近祭故大功爲之祥及練小功緦麻爲之練朋友但爲之虞祔也皇氏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爲之練祥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爲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緦麻至祔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注士卑至貴賤。○正義曰云不別貴賤者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緦是別貴賤也士妾賤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

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説喪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及下同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

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謂正親在

齊衰大功者親緦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補稅音奪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

從而服不從而稅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閽寺之屬也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朝直遥反閽音昏介音界君雖未知喪臣

服已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疏】生不至不稅。正義曰此一節明稅服之禮。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者鄭意云謂父先本國有此諸親後或隨宦出遊居於他國更

取而生此子此子生則不承歸與本國祖父以下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而父稅喪

已則否者若此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方聞父則稅之稅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而

此子否故云已則否也所以否者鄭言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若時年未竟則稅服其全

服然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爲已弟故有弟也

王云以爲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又謂昆弟爲諸

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生義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已謂死者爲昆則謂已爲弟

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昆弟尚不能相稅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並非鄭義今所不

取。注當其至之言。正義曰知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言若服未除則猶是服內服

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按禮論云有服其喪服者庾氏以爲非也云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者按

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

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稅今讀從之也云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者稅是輕稅或前後不

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説也曾子所云小

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爲稅之本情重故也。注此句至則否

。正義曰鄭亙此云一則爲此句應連親屬之下不應孤在君服中央也二則若此諸父昆弟在

下殤死者則父亦稅之故知宜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也。爲君至服已。正義曰此一節明臣

爲君親稅之與否今各依文解之。爲君之父母者此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而臣後方聞

其喪時若君未除則從爲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故也。近臣君服斯服矣

者曷明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

之而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羣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

除而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也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君雖未知喪臣

服已者此謂君出而臣不隨君而君之親於本國內喪君雖未知而在國之臣即服之也嫌從君之未服臣不先服故明得先服也。注從服至服也。正義曰若如也謂自如尋常依限著服也

凡從服者悉然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二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二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二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節

齊衰惡笄以終喪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齊衰下有帶字段玉裁挍本云惡笄下應有帶字按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先釋笄後釋帶是脫帶字不當在惡笄上正義亦云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亦先言笄後言帶是皆惡笄下應有帶字之確證段玉裁是也正義出經文此句二見並脫帶字亦當補。按段玉裁又云儀禮喪服布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有帶字而在惡笄之上是各本不同也

斬衰至則髽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子拜賓事之時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事衍文按衛氏集說作子拜賓時無事之二字 注母至而免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母下有服字 則不容說女服之未成義也 惠棟挍宋本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服作子 以上於男子則免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以上以字疑衍上當作止按衛氏集說以上作言 知者鄭注士喪禮文男子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文作舉云下知者鄭注喪服變除文同者出戶出戶袒 閩監本同惠棟挍宋本上戶作尸非也毛本亦作戶袒誤祖 故鄭注云士喪禮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注下無云字 及大功以下服畢 惠棟挍宋本作畢衛氏集說同此本畢誤畢閩監毛本同

苴杖竹也節

苴杖至桐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貌必蒼苴惠棟按宋本作故衛氏集說同此本故誤破閩監毛本同 以其體圓性貞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貞誤真

男主必使同姓節

男主至異姓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知先無主後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先當爲字誤

爲父後者節

爲父至無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無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服下有也字

親親以三爲五節

親親至畢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親親以三爲五者惠棟按宋本同毛本三誤二者字閩本監本毛本並誤也 下加曾元兩孫閩監本同毛本兩作二衛氏集說亦作兩 但父祖及於己是同體之親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及字 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斷作年 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緦麻閩監本同毛本宜誤以疏作疎其餘疏字並同 又父爲子期而兄弟之子但宜九月閩監毛本同浦鏜校云而當則字誤按衛氏集說而字無 特爲尊是故降至期閩監本尊作首毛本尊是作首足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亦作首足 以無尊降之故亦爲三月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尊作等 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矣作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節

世子有廢疾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廢作癈。按依說文當作癈假借作廢 王者至如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外至者天

神也主者人祖也閩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本天誤大毛本天誤大祖誤主

別子爲祖節

別子至宗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爲百世不遷之大宗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大誤大通典七十三引此疏亦作大宗於族人唯一俱時事閩監毛本俱時作時俱考文引宋板時俱作俱事盧文弨挍云作俱事亦疑有譌一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上誤三通典七十三引此疏亦作遷於上

庶子不爲長子斬節

庶子至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如庾氏此言則父適二世閩監本同毛本如誤故父誤久

庶子不祭殤節

宗子之諸父無後者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之字脫庶子至祔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云不祭殤者父之庶者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浦鏜挍本庶下補也字按浦鏜是也

庶子不祭禰者節

庶子至宗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禰適故得立禰廟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並禰適作稱適禰庶不得立禰廟閩監本同毛本上禰誤稱

親親尊尊節

言服之所以隆殺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岳本隆作降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親親至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經論

服之降殺之義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降作隆按作隆與注合下文並放此則卑幼可知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也字衞氏集說同

從服者節

而今俱女君惠棟校宋本俱下有出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從服至子服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其餘三徒則所從亡而巳惠棟校宋本而作則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並誤又君亡則臣不服君黨親也惠棟校宋本作臣此本臣誤目閩監毛本臣誤自衞氏集說亦作臣服上有復字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妻誤妾

世子不降節

據服之成文也本所以正見父在爲妻不杖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浦鏜從續通解校服上補喪字删正字疏內同世子至士服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云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云誤如

婦當喪而出節

當舅姑之喪也惠棟校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舅誤喪婦當至遂之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旣巳絕夫族惠棟校宋本亦作巳閩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作以而夫反命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反命當倒

再期之喪節

哀惻之情益衰閩監本作惻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惻誤則毛本惻誤側而除喪巳祥則除惠棟校宋本作巳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巳誤者此本喪巳二字闕爲之練祭可也惠棟校宋本作練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練字闕閩監毛本練誤再

再期至喪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隨時悽感惠棟挍宋本作悽衞氏集說同此本悽誤樓閩監毛本悽誤傷自爲天道感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感作減通解同不相爲元意各别也惠棟挍宋本作元此本元字闕閩本同監毛本元誤○通解元作充亦非恐人疑之祭爲除喪

而祭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之祭二字倒然祭雖不爲除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然字祥時除衰杖惠棟挍宋本如此衞氏集說亦作祥時除衰杖也此本誤祥持除衰閩本作祥特除衰監毛本作祥特除喪並誤大功主者爲之練祥閩監本同毛本者誤人

生不及祖父母節惠棟云生不及祖節宋本分爲君之父母以下爲下卷第一節又云宋本生不至不稅及注謂子至之言疏文二則俱在前注喪與服不相當之言下屬四十二卷又云恩輕故也下接降而在緦小功者正義一則并注此句至則否正義一則

而父稅喪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說喪云注及下同

爲君之父母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適婦不爲舅後者節止爲第四十三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三

親緦小功不稅矣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衞氏集說文引古本足利本親上並有正字

生不至不說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此子生則不及歸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子字按衞氏集說作此子無生字疑宋板亦當無生字非無子字也爲者偶誤耳按禮論云有服其喪服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喪作殘故云稅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二終若本

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在誤若一則爲此句應連親屬之下惠棟挍宋本同此本應連誤至情閩監毛本作至連考文引宋板至連二字作應字並非

禮記注疏卷三十二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三

喪服小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祔於祖廟疏虞杖至於堂。正義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也。注虞於寢祔於祖廟。正義曰按士虞禮虞於寢又按檀弓云明日祔於祖是祔於祖廟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不為于僞反下妾為君注大夫為庶子同。疏為君至黨服。正義曰此經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為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為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徒從也所從亡則已謂與不為後同也。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如要經也。去起呂反下去杖并注同經大結反要一遙反下文要經注上至要皆同疏經殺至如經。正義曰此一節論杖大如要經之義經殺者按喪服傳云苴經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杖大如經者謂如經也鄭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疏妾為至君同。正義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為長子三年妾亦為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除喪者先重者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易服者易輕者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疏除喪至輕者。正義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重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易服者易輕者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要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

無事不辟廟門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辟婢亦反徐扶亦反哭皆於其次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疏無事至其次。正義曰此一經論在殯無事之時。無事不辟廟門者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哭皆於其次者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

有事謂賓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
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等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臯天子復諸侯
薨復曰臯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如不知姓一本無知姓二字【疏】復與至書氏○正義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也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大常諸侯以
下則各書於旌旗也○達於士其辭一也者謂士與天子同也○男子稱名者此並殷禮殷質不重名
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臯天子復矣諸侯復曰臯某甫復矣婦
人書姓與伯仲者與及也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也而伯
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也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如不知姓則書氏者氏如孟孫三
家之屬謂書銘亦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
百世昏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注其餘至則同○正義曰若周天子
諸侯復與殷異其餘謂卿大夫以下書銘則與殷同矣○**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絰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
十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絰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疏】斬衰至服之○正義曰此一節
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
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絰則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
葛與大功之麻同者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絰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
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事也兼服謂服麻
又服葛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
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此云麻葛兼服之謂男子也○注絰之至十九○正
義曰知絰帶大小如此者按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
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絰帶也至既虞變
葛之時絰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葛絰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絰帶同故云絰俱七寸五分寸之
一所以然者就苴絰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
去一又就葛絰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一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即齊衰初
死之麻絰帶矣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絰帶同大功首絰與齊
衰初死麻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絰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笇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

餘分以爲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畧舉大綱也。注皆者至男子。正義曰二事謂斬衰葛與齊衰麻同齊衰葛與大功麻同故云皆上二事也云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者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經故云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云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報

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報依注音赴芳付反下同。疏 報葬至卒哭。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得依常葬之禮也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也急虞謂亦葬竟而急設虞謂是安神故宜急也。三月而后卒哭者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齊哀殺也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偕音皆令力呈反 疏 父母至斬衰。正義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虞祔及衣服之制也。父母之喪偕者偕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不虞祔者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月葬如曾子問篇中所言葬先輕而後重者謂先葬母也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脩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爲虞祔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服斬衰者言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亦不得變服也。注皆俱至服重。正義曰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者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也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間皆是前月未必唯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云及練葬皆然者以經云其葬服斬衰直以葬爲文明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云卒事反服重者卒事之後還服父服故云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祖不厭孫也大夫爲庶子大功。厭一妾反徐於豔反下文注皆同

大夫不主士之喪 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 疏 大夫至之喪。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尊降庶子一等兼不爲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大夫降其庶子故爲其庶子不爲大夫者服其大功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爲母大功也今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

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矣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爲三年也。大夫不主士之喪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尊不得主之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恩不能及。爲于僞反下其妻爲爲母之爲妻禫爲庶母爲祖庶母皆同

疏 爲慈至無服。正義曰此一節論慈母雖如母猶不爲慈母之黨服此慈母即是喪服中慈母者父雖命爲母子而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爲慈母之父母有服者爲恩所不及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以不貳降。降一本作隆

疏 夫爲至大功。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不貳隆之義賀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則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爲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及祖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今按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熊氏云然恐賀義未盡善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也。

疏 士祔至易牲。正義曰謂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之前也祭殤與無後者不云易牲而此云易牲者前是宗子家爲祭不得同如宗子之禮故殤及無後者依主人之貴賤禮供之此是士卑許進用大夫牲故曰易牲然又此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不祔於大夫猶如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爲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令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見賢遍反。

疏 繼父至異居。正義曰此一經明繼父同居異居之禮此解喪服經中有繼父同居及不同居之文也。繼父者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後以其貨財爲此子同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故爲服期若經同居而今異居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者爲異居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矣然既云皆無主後爲同居則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祔葬者不筮宅

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

疏 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一經論哭朋友之處也門

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鄉南也鄉南爲主以對荅弔賓○注變於至門外○正義曰按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今哭門外是變於有親也云門外寢門外者按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爲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爲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亡如字又音無昭常遥反後昭穆皆放此間間廁之間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人莫敢卑其祖也○疏士大至於士○正義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此謂祔祭也禮孫死祔祖今祖爲諸侯孫爲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之故也○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諸祖祖之兄弟也既不得祔祖當祔祖之兄弟亦爲大夫士者也○其妻祔於諸祖姑者夫既不得祔祖故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以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爲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不爲諸侯者也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耳後別釋○諸侯不得祔於天子者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雖賤而孫雖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欲卑於祖也○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疏爲母至不服○正義曰此一節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者謂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爲輕故徒從也已母若在母爲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之妻尊也疏宗子至妻禫○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爲妻伸禫之事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宗賀瑒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之禮謂杖章之內居廬必禫若別而言之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按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爲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爲妻以杖即位

鄭玄云庶子爲妻然父在爲妻猶有其杖則父没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篇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爲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爲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即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爲後○疏爲慈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爲庶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爲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既有妾子爲慈母後之例將欲觸類言之則妾子亦可爲庶母後也爲庶母後者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爲無子之妾立後與爲慈母後同也故云爲庶母後可也○爲祖庶母可也者又觸類言之此既可爲庶母後則亦可爲祖庶母之後故云爲祖庶母之後可也祖庶母者謂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已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爲後故呼已父之妾爲祖庶母既爲後亦服之三年如已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已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注謂父至爲後○正義曰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皇氏云此鄭注揔解經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條也皆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父命爲子母也云即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者庾氏云鄭注此一經明庶子爲適母後者故云即庶子爲後謂爲適母後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今命之爲後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舊定不須假父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云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爲後者言緣喪服有妾子爲慈母後義今起此妾爲後之文也然緣喪服慈母而起命二妾之後而注不云命後已妾唯言後父妾者緣已妾既可爲慈亦可爲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但以已子後父妾於文難明故特言之也

○爲父母妻長子禫曰所爲禫者也○爲父母子爲反注目所爲下文則爲其母子爲妻下注恩爲已爲之變爲今死者皆同疏爲父至子禫○正義曰此一經鄭云自所爲禫者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爲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爲夫亦禫也但記文不具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疏慈母至祭也○正義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祭慈母即所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爲其母也既非其正故唯子祭之而孫則否○注以其至孫止○正義曰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穀梁傳隱五年謂魯孝公之妾是惠公之母五年傳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成也成之爲夫人也注云仲子本孝公之妾以其子則惠公也惠公立爲仲子之後故成之爲夫人也傳又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傳又云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經云妾母不世祭也故鄭引爲注此明不得世祭也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冠古亂反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疏 爲殤至服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爲後之事。○爲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絶今來爲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之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注言爲至服之。○正義曰言爲後者據承之也者既不與殤爲子則不應云爲後今言爲後是據已承其處爲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者謂既不以父服服殤而今來後其宗事事如子爲彼殤服依其班秩如本列也爲人後者若子於無後之宗既爲殤者父作子則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爲後及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内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 疏 久而至則已。○正義曰此一節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久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四者悉不除也。○其餘以麻終月數者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除喪則已者謂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然雖緦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耳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庾云謂昔主要記按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絰也且前儒說主喪不除無爲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爲其祖曾若子之爲父臣之爲君妻之爲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謂庾言爲是

○箭笄終喪三年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 箭笄終喪三年。○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笄終喪之事前云惡笄以終喪是女子爲母也此云箭笄終喪三年謂女子在室爲父也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 疏 齊衰至繩

屨。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屨同之事。大功以上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爲屨雖尊卑則異於恩有可同者齊衰爲尊大功爲卑而三月爲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禮法有常乘權而降在尊既爲深故宜有異也所以衰服殊而爲恩情處爲淺深矣故有可同也所以同其末屨以表恩而不同也。

〇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濯大角反溉故代反。大祥吉服而筮尸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縞古老反。

疏 練筮至筮尸。正義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爲小祥也。筮日謂筮占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占小祥之尸。視濯者謂視小祥之祭器祭器須絜而視其洗濯也。皆要絰杖繩屨者爲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而病尙深故猶有杖屨是末服又變爲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其日而占於尸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前三事悉是爲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有司謂執事者鄉者變服猶杖今執事之人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亦敬生故也。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鄉當臨事時去杖今若執事之人告筮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於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小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絰杖繩屨故不云杖絰屨。注凡變至麻衣。正義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唯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間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〇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妾子父在厭也庶子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下適戶嫁反適丁歷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伸音申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不主妻之喪子得伸也

疏 庶子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下禫者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如下言則亦猶杖也禫爲服外故微奪之可。庶子不以杖即位者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然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如賀言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

杖即位可也者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即位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也至於祖雖尊貴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爲其孫不降其父也庾云謂雜記上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鄭注辟尊者按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即位者以祖爲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即位耳猶如庶子之子亦非厭也父不爲庶子主故其子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者此謂庶子也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爲妻以杖即位也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服注云爲其妻以杖即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即位謂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也明主適婦猶於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於父不主妾故也若妻次子既非正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或問者云但以杖自足何須言即位言即位如似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即位耳荅曰庶子爲父母厭下於適子雖有杖不得持即位今嫌爲妻亦得杖而不即位故明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君爲之主弔臣恩爲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必免者尊人君爲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

疏 諸侯至錫衰○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爲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云此句因前而發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爲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耳檀弓已論○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謂諸侯來弔主人必爲之重禮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爲重重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爲輕輕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爲免以尊重人君故也而此云主人必免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則不然也何以知然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故知之○注君爲至不拜○正義曰云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者按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爲主人爲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爲之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爲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面拜而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當唯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注必免至成服○正義曰未喪服未成服也者以經云未喪服嫌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絰之屬故云未成服云既殯成服者士喪禮既

殯三日成服是殯後乃成服也○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爲之主
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養羊尚反惡烏路反○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
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尊謂父兄
卑謂子弟之屬
疏 養有至者否○正義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各依文解之○養有疾者謂養此親屬有疾者不喪服爲己先有喪服養疾之時不著己之喪服求
生主吉惡其凶故也○遂以主其喪者疾者既死無生後此養者遂以主先來無服之法主其死者之喪也○注不喪至喪服○正義曰云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者養者若於病者無親疾
時雖養死不得爲主今死得爲主故知養者於死者有親也云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者身雖先有服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爲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至喪服○此謂死者之
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爲養而死時來爲主此主雖身有前喪之服今來爲主則不易己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不養不經變服故今爲新死者不易己之喪服○注入猶至成也○正義曰云
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謂養者無親者也病者若死而此養者不得爲主既不得爲主故知死者之親來入主喪者也云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者素猶本也本有喪謂有
前喪之服也已服前喪之服而來主之不易服也云與素無服者異者本無服謂若來爲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爲主則爲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有喪服今來爲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
之故云異也云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者謂已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若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爲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爲一成服而反
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爲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庾云謂此無主後親族爲其喪主者鄭云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謂親族不得養其病朋友養之者又云
有其親來爲主謂親族也前云喪服者及其主喪則與素無服者同此明既死而往主即不易己之喪服故鄭又云與素無服者異也○養尊至者否○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尊謂
父兄也卑謂子弟也前雖云養有疾者不喪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養尊者必易己之喪服也若養卑者不變也庾云前云去喪服而養之遂以主喪是必父兄之行也○○妾無
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適丁歷反下戶嫁反○疏 妾無至可也○正義
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也云妾無妾祖姑者謂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

注女君至一等。正義因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故云女君適祖姑也妾與女君牲牢無文〇
旣云易牲故云下女君一等下女君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士
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
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親質不崇敬也疏婦之至爲主。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爲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
之者虞與卒哭其在於寢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旣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
者則舅之母也。士不至宗子。此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也。士攝大夫唯宗子
者謂若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也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爲主士卑故也
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主人至爲主。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
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者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
亦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爲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
敬爲免如君故明之也。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多陳之謂賓客
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省所領反下及注同。疏陳器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陳器之道多陳之者謂朋友賓客贈遺明器多
陳列之以爲榮也。而省納之可也者雖復多陳不可盡納入壙故省少納之可也以納有常數
故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者謂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省陳旣少而盡納之於
壙可也。注多陳至爲禮。正義曰云謂賓客之就器也者而遺死者謂之就者以其可用故也
故旣夕禮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也揔而言之亦曰明器故宰夫云凡弔與其幣器
注云器所致明器也是賓客致者亦曰明器也云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者此正明
器主人所作故上檀弓云旬而布材與明器又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沬之屬是也〇奔兄
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奔兄至之墓。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之事。注兄弟至宮
也。正義曰言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者解兄弟之喪先之墓之意
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
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〇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爲于僞

反下注猶來爲下文爲出母爲夫杖同。【疏】父不至於外。正義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爲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爲之處門外爲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爲喪次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疏】與諸至服斬。正義曰熊氏以爲謂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注謂卿至年也。正義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者經云與諸侯爲兄弟服斬恐彼此俱作諸侯爲之服斬故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云兄弟者或服本義之服故明之云服斬也以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云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者鄭以經不云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故知寄在異國也然旣在異國仕於他君得反爲舊君服斬者以其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爲舊君反服斬鄭言謂卿大夫者據本國經爲卿大夫者也或可與諸侯爲兄弟雖在他國仕爲卿大夫得爲舊君服斬異於尋常按下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如內宗注云謂嫁於國中者此云異國二注不同者雜記據婦人故云嫁於國中此據男子故得云異國是以鄭注云謂卿大夫以下惟謂男子賀循云以鄭二注不同故著要記以爲男子及婦人皆謂在國內者譙周亦以爲然並非鄭義今所不取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澡麻本又作藻音早一本無麻字不絕本或作子絕本非也詘丘勿反澡率上音早下所律反又音律上時掌反糾居黝反徐居蚪反散先但反下文注並同。【疏】下殤至報之。正義曰謂本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爲經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經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詘而反以報之者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垂免麻嚮下又屈反嚮上故云屈而反也屈嚮上合而糾之故云報也。注報猶至帶垂。正義曰謂合糾爲繩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而經澡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經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云澡率治麻爲之者謂戛率其麻使其潔白也云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者其帶本垂今乃屈上至要也云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者謂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嚮下也所以然者明親重也云凡殤散帶垂者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旣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

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從才用反○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疏婦祔至故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各依文解之○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有三人親者謂舅之所生者言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者謂夫爲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爲大夫而死也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者謂夫既不爲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者此謂妻死時夫未得爲大夫也妻死後夫乃得爲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注妻爲至廟從○正義曰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若其宗子去他國乃以廟從則祔於祖矣○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姑不厭婦母爲長子削杖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爲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爲巳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疏婦人至人杖○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各隨文解之○姑在爲夫杖者鄭義唯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爲父母雖不爲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爲主乃杖故爲夫與長子雖不爲主亦杖若餘非爲主則不爲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爲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在姑主子喪恐姑既爲主則亦厭婦明今姑雖爲主不厭婦也所以知鄭意然者注下經一人杖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成人則正杖又喪大記云主之喪二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不能爲父母杖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然童女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乃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故賀循等以爲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杖故此記特明之鄭必以爲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此下經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云主喪者不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爲主皆杖故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喪

服傳妻爲夫杖小記云母爲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童女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爲姪
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殤之童得稱婦人未嫁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得稱婦人
也○注許嫁至杖也○正義曰知許嫁及二十而笄爲成人正杖者以其許嫁則已有出適
人之理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冠非復童子故知成人則正杖也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
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
皆冠及虞則皆免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
至緦麻○報音赴下同冠如字又古亂反下及注皆同○爲兄弟既除
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小功以下○爲于
僞反下注爲人君
爲母下文爲
之小功皆同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墓在四郊之外
○比必利反○君弔雖不
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者自若絞
垂爲人君變貶於
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
也異國之君免或爲弔○絞古卯反○
疏
緦小至皆免○正義曰此一節論著免之節各隨文解
之○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者言遭緦小功之喪棺柩在
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至虞卒哭之時亦著免也○注言則至不免正義
曰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以經云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
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
之也○注有故至緦麻○正義曰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疾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
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緦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緦麻皆免也
○遠葬至反哭○遠葬者謂葬在四郊外遠處○比反哭者皆冠者既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
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及郊而后免反哭者謂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
哭於廟○君弔至皆免○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
將葬啟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貶
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者已君之來其免如此雖他國君來與
已國君同主人爲之著免主人既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異國之君尚然
已君來弔主人著免則親者亦免可知也○注不散至爲弔○正義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者若
如也大斂以前散麻帶垂大斂畢後絞其垂者今人君來弔自如尋常絞垂不散麻也所以然者
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云親者大功以上也者以經云不散麻謂大功以上今

云親者皆免明據應合散麻之人故云大功以上也云異國之君免或爲弔者以經中既免字非一恐皆或爲弔故云異國之君免一字或爲弔也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殤無變文不縞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朝直遥反下文同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

疏除殤至縞冠○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之喪各依文解之○除殤之喪者謂除長殤中殤下殤之喪其祭也必玄者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注殤無至之服○正義曰殤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縟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繁縟也故鄭注喪服云縟數也玄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者以經云必玄故知玄冠玄端也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黃裳也知不玄裳者以玄黃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服若云玄裳即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文非釋禫服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所以朝服縞冠者未純吉也○注縞冠至服也○正義曰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祖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祖者始至祖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

疏奔父至三祖○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者於殯宮堂上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降踊襲經于東方者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畢襲經于東方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經東方謂東方既踊畢升堂襲帶經于東序東○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襲免于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爲東序東○經即位成踊者著免加經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大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爲五哭也○三祖者初至祖明日朝祖又明日朝祖故爲三祖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注凡奔至三也○正義曰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

日五哭三袒鄭約初來及明日又明日朝夕之節而知也○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疏適婦至小功○正義曰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服庶婦小功而已○注謂夫至婦也○正義曰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鄭知此者以其經稱適婦明是適子之婦今云不爲舅後明知是夫有廢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也云小功庶婦之服也者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則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上所云廢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爲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爲後者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挍勘記

喪服小記

經殺五分而去一節

經殺至如經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苴經大搹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苴誤首衛氏集說同

除喪者先重者節

婦人除乎帶 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帶誤要

除喪至輕者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及除脫之義 惠棟挍宋本作除衛氏集說同此本除誤餘閩監毛本同 以其所重故也 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故誤要 但以麻易男要女首 惠棟挍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男要二字闕閩監毛本男要誤故男

復與書銘節

復與至書氏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書字當在銘字上 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 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當誤常

斬衰之葛節

麻同皆兼服之 惠棟挍宋本有此一句在齊衰之葛節注七十六之下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澔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並如此毛本亦有惟同字作葛此本六字脫閩監本同岳本考證云永懷堂本脫此句 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 此六十一字係麻同皆兼服之注惠棟挍宋本有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惟無皆者皆上二事也七字毛本亦有惟固自帶之帶誤當兼服之文文誤又此本全脫閩監本同 斬衰至服之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麻同皆兼服之者 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同誤葛 兼服謂服麻又服葛也 惠棟挍宋本作又此本又字闕閩監毛本又作兼 案喪服傳云苴絰大搹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苴誤首衛氏集說同下就苴絰九寸之中同 凡笇之法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笇作筭浦鏜挍笇改笇○按笇俗字也笇又笇之誤 納子餘分以為積數 惠棟挍宋本亦作納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納誤約 但其事繁碎 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繁誤繫 同自帶其故帶也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同作固

報葬者報虞節

報葬至卒哭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是安神也 惠棟挍宋本謂作虞是閩監毛本並誤謂 而待齊哀殺也 惠棟挍宋本哀上無齊字此誤衍也閩本同監毛本誤作而待齊衰殺也

父母之喪節

喪之隆衰宜從重也 惠棟挍宋本作衰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衰誤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父母至斬衰 惠棟挍宋本無

此五字卒事之後還服父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後還作日反衛氏集說同

大夫降其庶子節

大夫至之喪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其子亦不敢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其字

夫爲人後者節

以不貳降考文引宋板作隆衛氏集說同此本隆作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不貳降云一本作隆盧文弨挍云宋本作隆是也夫爲至大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人生不及祖之徒惠棟挍宋本作祖衛氏集說同此本祖誤相閩監本同毛本及祖誤相及熊氏云然恐賀義未盡善也閩監本同毛本脫然字惠棟挍宋本也作矣

士祔於大夫節

士祔至易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依主人之貴賤禮供之惠棟挍宋本作亡此本亡誤主閩監毛本同

哭朋友者節閩監毛本祔葬者不筮宅提行別爲一節惠棟云哭朋至南面正義二則宋本接在門外寢門外之下衛氏集說分節同

哭朋至南面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以對荅弔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賓作客衛氏集說同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節

士大至於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諸祖祖之兄弟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下祖誤祔

宗子母在節

宗子至妻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案不禫字下誤衍監本同○小記篇云庶子在父之

室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篇作又庶子不得爲妻杖也惠棟挍宋本作禫此本禫誤杖閩監毛本同

爲慈母後者節

父之妾無子者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父誤夫爲慈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母道舊定不假須父命之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假須作須假

爲父母妻長子禫節

日所爲禫者也惠棟挍宋本日作目正義同宋監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目誤日閩監毛本目作自岳本同爲父至子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鄭云自所爲禫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自作目衛氏集說同

丈夫冠而不爲殤節

丈夫冠而不爲殤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挍云丈夫冠賈公彥士冠禮疏及楊復齋儀禮圖喪服殤大功九月七月章引此皆作大夫按文與婦人相對似作丈夫爲正但賈楊所見本不應並誤今此節疏義不存無可考挍姑闕所疑以俟達者按集說載山陰陸氏云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審陸此言是宋所見本亦作丈夫也○按賈氏士冠疏誤耳未許嫁與丈夫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同下有也字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爲殤至服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節論宗子殤死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節作經衛氏集說以其父無殤義故也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無誤爲旣不與殤爲子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與誤爲依其班秩如本列也閩監本同毛本如誤也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本恩誤思故推此時本親兄弟惠棟挍宋本作推衛氏集說同此本推誤折閩監毛本同

久而不葬者節

久而至則已[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故謂此在不除之例[閩監毛本同續通解無故字]不俟言而明矣[閩監本同毛本矣字脫]

謂庾言爲是[閩監本同毛本言字脫]

箭笄終喪三年節

箭笄終喪三年[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段玉裁挍云注自卷持蒙齊衰惡笄帶以終喪而言則此箭笄下亦當有帶字]箭笄終喪三年[惠棟挍宋本無此六字]

齊衰三月節

齊衰三月[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月誤日]齊衰至繩屨[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大功以上同名重服[惠棟挍宋本作上衞氏集說同此本上誤下閩監毛本同]所以同其末屨以表恩而不同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末作麻而作無]

練筮日節

練筮至筮尸[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筮尸下有視濯二字]故孝子便去杖亦敬生故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生作賓]則非祥後之服[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續通解則作明]故引以證之[惠棟挍宋本有之字衞氏集說同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

庶子在父之室節

舅不主妾之喪[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挍云足利古本妾作庶妻似當作庶子妻]庶子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禫

為服外故微奪之可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可作耳按祖不厭孫惠棟挍宋本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按誤於猶如庶子之子

亦非厭也惠棟挍宋本如此閩本子亦二字闕此本子亦誤者非監毛本同若妻次子既非正嗣惠棟挍宋本作正衞氏集說同此本正誤丌閩監毛本正誤冡言即位如似適婦之喪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似作依今嫌為妻亦得杖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嫌誤姑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節

諸侯至錫衰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若自弔巳臣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自誤日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毛本同閩監本者誤著今鄰國君弔君為之主閩毛本同監本弔誤。是殯後乃成服也惠棟挍宋本亦作後監毛本後誤也閩本後誤乃

養有疾者節

則不易已之喪服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已誤巳嘉靖本同養有至者否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本疾改病疾者既死無生後閩監本同毛本生作主衞氏集說同本有喪謂有前喪之服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謂誤服

妾無妾祖姑者節

妾無至可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今又無高祖妾祖姑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又作妾

婦之喪虞卒哭節

婦之至為主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虞與卒哭其在於寢按其當作具士不攝大夫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作士不至宗子閩監毛本同

陳器之道節

陳器至可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旣夕禮注云閩本作夕惠棟按宋本同此本夕誤名監毛本同

奔兄弟之喪節

而後之家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後作后宋監本同○按經傳多借后爲後　而后之墓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奔兄至之墓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與諸侯爲兄弟者節

恐彼此俱作諸侯爲之服斬惠棟按宋本作彼衛氏集說同此本彼誤經閩監毛本同　或服本義之服惠棟按宋本義作親是也閩監毛本並誤義　故知客在異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客作容衛氏集說同　據本國經爲卿大夫者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經作輕　外宗爲君夫人如內宗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夫人誤大夫

下殤小功節

帶澡麻不絕本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絕云本或作不絕本非也按正義云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是正義本亦無本字也　澡率治麻爲之惠棟按宋本作之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之誤經閩監毛本同　凡殤散帶垂毛本作帶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帶誤絕閩監本同釋文出散帶正義同　下殤至報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服澡麻爲經帶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經誤輕

婦祔於祖姑節惠棟云婦祔節宋本分爲父後以下半節合下婦人不爲主節爲一節

謂舅之母死惠棟按宋本作之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之誤姑閩監毛本同

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惠棟挍宋本作祀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祀誤禮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婦祔至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婦人不爲主節

母爲長子削杖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杖誤長　母爲長子服各本同釋文無長字

婦人至人杖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夫是移天之重惠棟挍宋本作天衛氏集說同此本天誤夫閩監毛本同山井鼎云宋板爲是唐柳宗元文移天夙喪注女子家則父天嫁則夫天故曰移　又喪大記云主之喪二日閩監本同毛本二作三非考文引宋板主作士是也　童女得稱婦人者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女誤子

緦小功節

不可久無飾也惠棟挍宋本作飾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按正義亦作飾此本飾誤飭閩監本同

遠葬者比反哭者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哭誤器

不散麻者自若絞垂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本散誤敢　緦小至皆免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除殤之喪者節

文不縞冠元端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縞作縟釋文出不縟段玉裁挍本從九經三傳沿革例作文不縟元冠元端按段是也盧文弨挍亦依疏冠上增元字

除殤至縞冠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適婦不爲舅後者節

適婦不爲舅後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澔集說舅下衍姑字皆如庶子庶婦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上庶作衆岳本同考文云足利本下庶作衆適婦至小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則姑爲之服庶婦小功而已考文引宋板之上無爲字衛氏集說同此誤衍也閩監毛本同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閩監本同毛本子適二字倒爲後者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三終記云凡二十四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四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大傳第十六 ○陸曰鄭云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故以大傳爲篇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别録屬通録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黄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不王如字又于況反下同禘徒細反下同大微音泰下文注大祖大王皆同熛必遥反樞昌朱反紐女九反拒俱甫反叶本又作汁戸牒反汎配芳劒反

諸侯及其大祖 大祖受封君也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省舊仙善反案爾雅云省卽訓善息靖反無煩改字祫徐音洽難乃旦反壇大丹反墠音善 疏 禮不至高祖 ○正義曰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義各隨文解之○此禘謂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故云不王不禘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注禮大至帝也○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此禘謂祭天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者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黄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緯文耀鉤文云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云蓋特尊焉者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者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汎配五帝矣○諸侯及其大祖大祖始封君也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大祖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省善也干空也空祫謂無廟也大夫士知識劣於諸侯故無始封之祖若此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爲君所善者則此是識深故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空而祫之故云空祫及其高祖也祭法云大夫二廟二壇顯考無廟雖是無廟而有壇爲祈禱而祭之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對諸侯爲言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大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

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大祖廟中偏祫大祖以下也○注祭之於壇墠○正義曰案祭法大夫二壇則大夫無墠而此言墠者通言耳或通云上士二廟一壇下士一廟無壇若有功當爲墠而祫祭之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逡息俊反注同**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追王于況反亶丁但反父音甫著知慮反

【疏】牧之至尊也○正義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領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大王王季上尊祖禰之事與前相接也○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言牧野之戰是武王之事大者也○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柴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者上言告祭既訖遂率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而往在廟祭先祖於此之時乃追王大王大王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昌等爲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注古者至主也○正義曰知郊關有館者遺人云凡國野十里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尙然明郊關亦有館舍鄭言此者證牧野有室云先祖者行主也者案曾子問篇云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此武王所載行主者也案周本記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故不載遷廟主其社則在野外祭之故不在牧室此社是土地之神故鄭云柴祈告天地也○注周頌至在廟○正義曰周頌所云謂周公攝政六年祭清廟此經逡奔走謂武王伐紂而還告廟其事不同引之者證奔走不異故引之知執豆籩行還告廟者以此經上云柴祈設奠下云遂率天下諸侯是柴祈禮畢故武成云丁未祀于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而皇氏云爲柴祈奠於牧室之時諸侯執豆籩非此經文之次又與武成違其義非也○注不用至著焉○正義曰案此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案合符后云文王立后稷配天追王大王亶甫王季歷與此不同者文王暫追王耳號謚未定至武王時乃定之矣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爲天子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故小記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周語云先王不窋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王者之先祖故通稱先王也契稱玄王與此同矣文王稱王早矣者土無二王殷紂尙存卽爲早所以早稱王者案中候我應云我稱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臣下雖於時爲早於年爲晚矣故

周本記云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布王號於時稱王。九十六也故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是也文王既稱王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故武王追王乃定之耳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猶正也繆讀爲穆聲之誤也竭盡也○禰本或作禰年禮反繆音木別彼列反下至其庶姓別文注並同繆讀莫侯反又音謬

疏 上治至竭矣○正義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敘昭穆之事○上治祖禰尊尊也者治猶正也上正治祖。是尊其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者下正於子孫是親其親也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治昆弟者謂旁正昆弟遞遠疏也○合族以食者言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所謂旁治昆弟也○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揔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義。之道理竭盡於此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且先言未遑餘事○聽體寧反與音預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功功臣也存察也察有仁愛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贍本又作贍食艷反紕匹彌徐孚夷反又方齊反繆音謬本或作謬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謂此五事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徽或作禕。○量音亮注同正音征徽諱常反械戶戒反別彼列反稱尺證反禕許常反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四者人道之常○長長並丁丈反○後除注隸者長並同別彼列反○

疏 聖人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革及有可變革之事各隨文解之云所且先者五謂聖人即位未遑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之事也即下云一曰治親之屬是也民不與焉者言此五事皆王者所急行民不得干與焉言民未行也以治報親功之事皆非民所行故不得干與焉○一曰治親者此治親即鄉者三事

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二曰報功者既已正親故下又報於有所功勞者使爲諸
侯之屬是也緩於親親故次治親○三曰舉賢者雖已報於有功若岩穴有賢德之士未有功者
舉而用之報功宜急此又次也○四曰使能者能謂有道藝既無功德又非賢能而有道藝亦祿
之使各當其職也輕於賢德故次之○五曰存愛者存察也愛仁也治親報功舉賢使能爲政既
足又宜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五者一得於天下者
謂上五事一皆得行於天下則民無有不足無有不贍者贍是優足之餘也○五者一物紕繆
者謂此五事之中但有一事紕繆則民莫得其死莫無也言無得以理壽終而死也聖人南面而
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者人道即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存愛是以理相承順之道聖人先以此爲
始故云必自人道始也○立權度量者此一經至與民變革者也廣明損益之事並輕故可隨民
與變改革也權謂稱錘度謂丈尺量謂斗斛也言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考文章者考校也
文章國之禮法也○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用新隨寅丑子
所損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易服色者服色車馬也易
之謂各隨所尚赤白黑也○殊徽號者殊別也徽號旌旗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異
器械者器爲楬豆房俎禮樂之器也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也○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
二章殷凶不厭賤周貴則降卑也○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結權度量以下諸事是末故可變
革與民爲新亦示禮從我始也○注文章至制也○正義曰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是也云服
色車馬也者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車之與馬各用從所尚之正色也云徽號旌旗之名也者
謂周禮九旗是也然九旗之外又有小旌旗故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
號與此同也鄭引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
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是徽號與此同矣○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
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
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
也亂者若衛宣公楚平王爲子取而自納焉
○際音祭著知慮反爲于僞反下相爲同
疏 同姓至有別○正義曰此一節論同姓從宗異
姓主名明男女有別之事各隨文解之○同姓
從宗者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族屬者謂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爲一行穆爲一行
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治際會者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爲己姓之妻繫夫之親主爲
母婦之名夫若爲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
交接會合之事人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淫亂凡
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
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

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媯汭賜姓曰媯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媯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黄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男女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别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注若衛至納焉○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桓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又昭十九年左傳楚平王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爲大子建取秦女而美平王自納之是其淫亂之事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言母婦無昭穆於此統於夫耳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别也○屬音燭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也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嫂本又作㛐悉早反遠于萬反下同復扶又反令力呈反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人治所以正人○治直吏反註同

【疏】其夫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經言他姓婦人來嫁已族本無昭穆於已親惟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其夫屬乎父道者道猶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已之父行者其妻皆卽已之母行也故云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謂其夫隨屬於已之子行者其妻皆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已伯父之列卽謂之爲母也來嫁於已之子姪之行卽謂之爲婦也○注言母至别也○正義曰云母婦無昭穆於此者此謂已之族也言他姓之女或爲婦或爲母先無昭穆於已之親族云統於夫耳者言所以有母婦名者謂繫統於夫始有母婦之名也云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别也者謂之爲母者則尊敬之謂之爲婦者卽卑遠之既尊卑縣絶明知非已之倫位所以厚重相分别之義也凡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聚卽淫亂易生爲無相分别也○謂弟至母乎○此一經論兄弟之妻相稱謂之義凡子行之妻乃謂之爲婦弟非子行其妻亦謂之婦者以兄弟同倫嫌相褻瀆

弟雖非子行其妻同子行之妻謂之爲婦欲卑遠之弟妻既得爲婦號記者恐兄妻得爲母號故記者明之云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嫂不可亦謂之爲母也然弟妻既得爲婦兄妻不可亦得爲母者然弟小於己妻必幼稚故可謂之爲婦而嫂不可借子妻之名謂之爲婦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己相類既不甚懸絕何得謂之爲母且弟妻既爲婦兄妻又爲母便是昆弟之倫翻爲父子之例故嫂不可謂之爲母而借嫂老之名以爲兄妻之號也○注言不至相見○正義曰言不可者謂嫂不可爲母也云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者謂之婦者弟妻謂之嫂者兄妻在己之列謂兄弟之妻作已之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云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者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爲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名兄妻爲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不可也鄭注喪服亦云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其不可也故言乎以疑之是弟妻可借婦名是兄妻不可借母名與此注正合無相違也而皇氏引諸儒異同煩而不當無所用也云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者若男女尊卑隔絕相服成親義無混雜此兄弟之妻已之倫列若其成親爲服則數相聚見姦亂易生故令之無服所以疏遠之云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者以其全同路人恩親不接故云遠以相見○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名謂母婦之名言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得不慎之乎言須慎名也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免音問殺色界反徐所列反**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問之也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戚千歷反單音丹昏姻如字**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繫音計又戶計反別皇如字舊彼列反注及下同綴丁衛反連合也食音嗣定繫戶計反一音計

【疏】四世至然也○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統敘宗族之異各依文解之○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者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相報緦麻是服盡於此故緦麻服窮是四世也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承高祖爲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謂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者謂其承高祖之祖者也言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者此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故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

别自爲宗是别於上也○而戚單於下者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因親盡於下各自爲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也高祖以上復爲五宗也○婚姻可以通乎者問者既見姓别親盡雖是周家婚姻應可以通乎問其可通與否○注問之至由生○正義曰問之者是記者以殷法而問周五世後昏姻可以通否云玄孫之子姓别於高祖者玄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玄孫之子則四從兄弟承高祖父之後至已五世而無服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爲氏不同高祖之父是庶姓别於上庶姓爲衆姓也則氏族之謂也云姓世所由生者據五世無服不相稟承各爲氏姓故云姓世所由生○繫之至然也○前文記者以殷法而問周此經記者以周法而荅問言周法婚姻不可通也○繫之以姓而弗别者周法雖庶姓别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别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綴之以食而弗殊者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也○雖百世婚姻不通者言雖相去百世而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者言周道如此異於殷也是不許問者之辭也○注姓正至昭穆○正義曰姓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云始祖爲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黄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云若今宗室屬籍也者以漢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云小史掌定繫世者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故云定繫世辨昭穆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夫爲妻于偽反下至其義然也注皆同 疏 服術至從服○正義曰此經明服術之制也一曰親親者父母爲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者君爲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也○四曰出入者若女子子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出繼爲人後者也○五曰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六曰從服者即下從服有六等是也○注從服至黨服正義曰案從服有六畧舉夫妻相爲而言之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 子爲母之黨 有徒從 臣爲君之黨 有從有服而無服 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有從無服而有服 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有從重而輕 夫爲妻之父母 有從輕而重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疏 從服至而重○正義曰從服有六者從術之中别有六種有屬從一也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爲其友黨鄭云子爲母之黨是也鄭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有徒從二也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云臣爲君之黨鄭亦畧舉一條妻爲夫之君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

之親子爲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三也鄭引服問篇云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其妻爲本生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厭不得服從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四也鄭亦引服問篇云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也公子被君厭爲已外親無服而妻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有從重而輕五也鄭引服問篇云夫爲妻之父母妻自爲其父母期爲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爲輕是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有從輕而重六也鄭引服問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爲服期是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然如是也○上時掌反

【疏】自仁至然也。正義曰此一經論祖禰仁義之事也。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云名曰輕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者。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云名曰重也。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者言恩之與義於祖與父母互有輕重若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若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義宜也然如是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祖是尊嚴以上漸宜合重父母恩愛漸近宜合重故云其義然也故鄭云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言其事合宜如此矣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爲尊重而然也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寧不爲恩深故亦然矣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別彼列反

【疏】君有至位也。正義曰此一經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絕宗之道也。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食族人之道既管領族人族人不得以其戚屬上戚於君位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親君位也。注所以至嫌也○正義曰不敢計已親戚與君齒列是尊君也兄弟相屬多有篡代之嫌今遠自卑退是別嫌疑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爲于僞反下爲其士注死爲之爲其妻爲之大功不相爲皆同辟音避

別子爲祖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爲宗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適丁歷反下文及注皆同繼禰者爲小宗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
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
之義也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疏】庶子
至義也○正義曰上經論人君絕宗此一節論卿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各依文解之○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此直云不祭者嫌祖禰俱不祭但
小記辨明上士下士故有不祭祖不祭禰之文此則揔而言之故直云不祭○庶子不得爲長子
三年不繼祖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故云
不繼祖與禰此文解畧故直云不繼祖也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別子爲祖○前既云明其
宗故此以下廣陳五宗義也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第二子以下
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爲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爲祖也○注別子至祖也○正義曰別子謂
公子者諸侯適子繼世爲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是諸侯之子故謂之別子也云若始來在此
國者此謂非君之戚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別
爲宗○謂別子之適子世世繼別子爲大宗也族人與之爲絕宗也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
亦然○繼禰者爲小宗○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有
百世不遷之宗此一經覆說大宗小宗之義并明敬宗所以尊祖也云有百世不遷之宗者謂大
宗也云有五世則遷之宗者謂小宗也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
世不遷者也此覆明大宗子百世不遷之義也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此覆明小宗五
世則遷之義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者此揔結大宗小宗以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
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注遷猶至凡五○正義
曰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者解經宗其繼別子之文以是別子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云別子
之世適經云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謂別子所由出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世子孫
恒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者以前文云繼禰者爲小宗是小宗
定稱在於繼禰今此經云宗其繼高祖者緣無小宗之文故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云先言繼禰
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者鄭以經繼高祖爲小宗何以前文先云繼禰者爲小宗鄭釋此意先云
繼禰者又承上繼別爲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者別子適子之
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爲小宗因別子而言也云以高祖與禰皆有
繼者則曾祖亦有也者鄭以此經文宗其繼高祖者上文云繼禰爲小宗是高祖與禰皆有繼文

唯曾祖及祖無繼文故云明曾祖亦有也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者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
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
宗是小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凡五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
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疏有小至是也○正義曰以前經明卿大夫士有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
經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各依文解之○有
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
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爲宗是有無之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已是
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言公子有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
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
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
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巳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唯巳音紀疏公子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節覆說上公子宗
道之意云公子有宗道一句爲下起文言公子有族人來與之爲宗敬之道。○公子之公者公君
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爲士大夫所謂公子者
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爲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
身與庶公子爲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卽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公子
之宗道也者言此適公子爲庶公子宗是公子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文也。○注公子至之宗。○
正義曰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云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
之者公子既不得宗君其父子宗親之事無人主領故君命適兄弟爲之宗使宗領之也云所宗
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者以經文公子既有小宗大宗故知適者如大
宗庶者如小宗云則如大宗者大宗之正本是別子之適今公子爲大宗謂禮如之耳非正大宗
故云如也死爲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爲大宗故齊衰與君同母故
云其母則小君也云爲其妻齊衰三月者同喪。宗子之妻也既立適爲大宗則不復立庶爲小宗
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者此
則庶子爲宗禮如小宗與尋常兄弟相爲君在厭降一等故死爲之大功九月母則庶母妻則兄
弟之妻故無服也既無適子可立但立庶子爲小宗前文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也云公子唯

巳而巳則無所宗亦無之宗者無所宗則前經云有無宗也亦無之宗者則前經云亦莫之宗鄭於此注遥釋前耳○絶族無移服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移本或作施同以豉反移猶旁也親者屬也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疏】絶族至屬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親則有服絶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應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爲族屬既絶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之○親者屬也者謂有親者各以屬而爲之服故云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言先有恩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罰中丁仲反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斁音亦厭於豔反下同【疏】自仁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道親親從親己以至尊祖由尊祖故敬宗以收族之故宗廟嚴社稷重乃至禮俗成天下顯樂而無厭倦各依文解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者前文巳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服之輕重故云一輕一重此論親親之道故先親親而後尊祖故云親親不言輕重也○親親故尊祖者以巳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巳高遠故云尊祖○尊祖故敬宗者祖旣高遠無由可尊宗是祖之正亂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族人旣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是其事○收族故宗廟嚴者若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享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故重社稷者此以下並立宗之功也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若能先嚴宗廟則後乃社稷保重也○重社稷故愛百姓者百姓百官也既有社稷可重故有百官可愛也愛百姓故刑罰中者百官當職更相匡輔則無淫刑濫罰刑罰所以皆得中也○刑罰中故庶民安者上無淫刑濫罰故庶民安也○庶民安故財用足者民皆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也○財用足故百志成者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既天下皆足所以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也○百志成故禮俗刑者刑亦成也天下既足百志又成則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太平告功成也禮

俗刑然後樂者樂謂不厭也禮俗旣成所以長爲民庶所樂而不厭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者此周頌淸廟之篇祀文王之廟美文王之功言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言光顯矣文王豈不承先父之業乎言承之矣無斁於人斯斁厭也文王之德旣能如此無見厭於人謂人無厭倦之者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詩箋云周公祭淸廟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與此注不同者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荅炅模云然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四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四

大傳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節

枈則汁光紀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叶云本又作汁 汎配五帝也 各本同釋文汎作汜

諸侯及其大祖 惠棟挍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太衛氏集說同釋文于上出大徵云下文注大祖大王皆同是釋文本亦作大也

禮不至高祖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又元命包云 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元誤糸

牧之野節

牧之至尊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乃追王大王大王名亶父者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大王二字不重衛氏集說同 凡國野十里廬 惠棟挍宋本里下有有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三十里有宿 考文引宋板作三是也衛氏集說同此本三誤二閩監毛本同 案周本記云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記作紀浦鏜挍云記當作紀下同 謂周公攝政云年祭淸廟 考文引宋板云作六閩監毛本六誤之 又與武成違其義非也 惠棟挍宋本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違誤異 追王大王亶甫王季歷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甫作父 文王稱王早矣者 閩監毛本

同惠棟挍宋本文上有云字　於時稱王九十六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王下有年字　號稱猶未定閩監本同衛氏集說毛本猶誤有

上治祖禰節

上治至竭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因治親屬合族之禮閩監毛本作因衛氏集說同此本因誤音考文引宋板因作外　上正治祖禰是尊其尊也惠棟挍宋本有禰字此本禰字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上正祖禰是尊其尊　使人義之道理竭盡於此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挍云義衍字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節

察有仁愛也惠棟挍宋本也作者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誤也毛本同閩監本作察存仁愛也衛氏集說作察存仁愛者並誤　無不贍者各本同石經貝字旁摩滅釋文出不贍云本又作儋　紕繆猶錯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繆字足利本同宋監本同　徽號旌旗之名也惠棟挍宋本作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是也此本旗作旂閩監毛本同　徽或作褘岳本同釋文亦作褘嘉靖本衛氏集說閩監毛本褘誤褘下同

聖人至者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卽下云一曰治親之屬是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云誤文　是以理相承順之道惠棟挍宋本以作人是也閩監毛本並誤以　言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惠棟挍宋本作新制衛氏集說同此本新制二字闕閩監毛本新制作始有　隨寅丑子所損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挍云損疑建或指誤齊召南挍云損字當作建　器爲楬豆惠棟挍宋本作楬此本楬誤鞨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則以緇長半幅赬末毛本同閩本赬誤赬監本赬誤賴

同姓從宗節惠棟云同姓節其夫節宋本合爲一節

同姓至有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挍云此字當作必衛氏集說此字無）氏族對之爲别（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作文衛氏集說同）鄭陽封人之女（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本鄭誤鄭毛本鄭誤鄭）

其夫屬乎父道者節

道猶行列也（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猶作由）旣尊卑縣絶（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縣作懸下既不甚縣絶同○按縣懸正俗字）謂之爲婦（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婦誤母）故嫂不可謂之爲母（閩監本同毛本謂之誤倒在不可上）兄妻假以嫂老之名（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嫂誤婦）

四世而緦節

昏姻可以通乎（各本同石經同釋文昏作婚按正義亦並作婚姻）

四世至然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謂上至高祖下以至已兄弟（惠棟挍宋本下字上無以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婚姻可以通乎者（閩監毛本婚作婚是也下婚姻字並同）婚姻應可以通乎（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應誤無）雖百世婚姻不通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世下有而字）

自仁率親節

自猶用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也誤爲）自仁至然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君有合族之道節

君有至位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有合食族人之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食作會衛氏集說同）今遠自卑退（考文引宋板同閩監

毛本今作令

庶子不祭節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朱子云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耳 庶子至義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文作又 又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又作文 別子之適子弟之子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者誤為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節

有小至是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是有無之宗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字脫衛氏集說同 公子是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字

公子有宗道節

亦莫之宗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宗下有也字盧文弨按云古本注末有者字足利本同惟莫字作無與監本疏合 公子至道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覆說上公子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節作經衛氏集說同 士大夫之身 惠棟按宋本亦作身閩監毛本身誤兄衛氏集說同 云公子不得宗君者 惠棟按宋本有者字毛本同監本脫 同喪服宗子之妻也 惠棟按宋本有服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服字脫閩監毛本同各本妻字同毛本妻誤義 則無所宗亦無之宗者 閩監本同毛本下無作莫

絕族無移服節

絕族至屬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為族屬既絕故無移服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故誤者衛氏集說同

自仁率親節

自仁至謂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從親已以至尊祖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本親已作親親衛氏集說同毛本已作親至誤下　宗廟嚴

故重社稷者監毛本作者惠棟挍宋本者作。　此之謂也者監毛本作者惠棟挍宋本者作。　故鄭荅炅模云然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炅誤晁模誤摸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挍勘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三十九
作者=阮九审定
页数=134
SS号=12374815
DX号=000007512626
出版日期=
出版社=